解春集文鈔

附補遺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解春集文鈔

附補遺

(一)

馮景撰

山陽顧諤。

敍述

外孫盧文弨曰。外大父馮公。一生嚴氣正性。讀其文。可見其爲人。今距其曳杖之辰。殆八十年。而精光猶煜露於簡墨之上。至其見聞之淵博。論古之精核。乃餘事也。公一女歸先徵君。凡公生平文字。皆受而謹藏之。欲爲梓以傳示於世者。屢矣。既以貧無力。又客遊之日多。終不克舉。一念及輒怦怦然不怡。終日。先母生文弨一人。旋見背。憶文弨舞象之年。卽妄意欲求助於當世之重公者。然公之故友。時已零落。或遠在異地。音驛難通。同邑舊執經。在者唯有金繪卣先生一人而已。徒抱虛願而止。於後文弨歷仕途。繼復飄流無定。亦嘗料簡公之遺稾。兩度楷寫成帙。而唯恐校勘之不精。以重爲公累。然先人之志。未敢暫忘。有通家長洲彭進士紹升者。塵俗不擾於胸中。自守亦嚴以正。復明於古文之義法。嘗精選其先人南畇先生之文。版行之。文弨因卽以公集請其持擇。取其尤有益於世教者。得若干篇。卽此編是也。公自名其集曰解春。取易林中解我胸春之語。嘗雕版。版燬於火。今此編中。亦有向未授梓者。而總顏之曰解春集文鈔。從其名之著也。會里中人有誚文弨不爲公集謀梓者。聞之泚然汗下。文弨今年七十有六矣。遷延以至於今。及今而不爲。則無可爲矣。負公。且負亡母。負先君。是天地間一大罪人。死且有餘責。今幸而十二卷粗告成。且讀且校。凡三四過。差幸無勅畧許緣之失。匪文弨之學識自詭能及此。實公之靈爽。默有以啓牖之。若公之文。文弨不敢贊一辭。世自當有識者。固無俟私相推崇爲也。茲特敍其久而始出之故。

冀少可解免罪責而已．時乾隆壬子良月上旬也．

墓表

大清有道文人馮景以康熙五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卒於錢塘故里。先生字山公。一字少渠。行高學博。困諸生。貧病以沒。惟文章繼韓歐。炳耀天下後世。天之豐嗇有予奪耶。侍郎少師又有兼得者耶。抑古今氣數不同耶。康熙戊午遊京師。授經項侍郎景襄第。是年朝議舉博學鴻儒。公卿列先生名。先生固辭。其與上宰相書者。道不同歟。時有司營宮室。難栭木梁。有請易國學彝倫堂梁者。先生上書魏尚書象樞諫。事寢。名震京師。相國索公求見。先生遁。授經淮安邱洗馬象隨里第十年。癸酉入都應試。顯者某授以關節。固不受。遂下第出都。考官竟以事敗。己卯江蘇巡撫宋公犖以禮三聘。就幕府。典文章。好甚篤。某以重賄干先生。乞一言於宋公。先生峻卻之。既宋公拜吏部尚書。固請偕北上。先生以母老固辭。歸里貧益奇。老病且劇。遂卒。學者私謚曰文介先生。年六十有四。嗚呼。是天之數若是耶。是先生之道若是耶。著書百餘卷。雕板者幸草十二卷。樊中集十卷。解春集十四卷。皆燬於火。儐家藏解春集印本十卷。謀復梓。其他皆散失。不克盡傳。後之學者。誦其文。懷其道。涕泣於茲石也。夫。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冬日。子聲楊儐謹譔。

先外祖撫畢氏姨之兩孤女爲己女。長歸太學生孫青嶼。名岱曾。十才子中宇台先生。其祖也。次歸舉人山東樂陵縣知縣楊恭士。名儐。有古文集。無後。文多散失。已梓者數篇而已。先外祖集中。有畢節婦邵氏傳。節婦二十五而寡。守節十四年而卒。故外祖母視其女猶己女。翼其長而嫁之。親生女祇先母

一人生之日先外祖有詩見樊中集余恐有昌黎兩壻之嫌故具著之外孫盧文弨謹識

遇知外舅紀事

先君子白雲先生作

存心以椓散侘傺於時。親老家貧。不克振拔。悠悠忽忽。二十餘年。又嬰疾病。學問益落。無明師良友之助。遂閉戶自讀。學爲時藝。殊少趣味。更志於古文。存心於古文。非獨慕之也。性情以焉。奈一月間。強半伏枕。家父母以不肖獨子。恐過於勞。禁筆錮硯。因不復多作。作亦不以示人。存心竊計之。獨學無傳。雖勞不成。世無有擅古文者。有而不遇。遇而不以傳。將若何。常以是爲戚戚。甲午六月。父執馮山公過小齋。存心出其不示人者就正焉。讀未終篇。曰得未有如子者。閱竟。嗟賞不置。明日來。急請於家君。願以愛女爲配。人聞之曰。貧。外舅曰。我知文。不知貧。且老夫衣鉢有傳。所賴多矣。急請恐後。存心之親族莫不感動曰。相攸之誠。未有若馮先生者。存心喜甚。向之私心竊望者。天竟從之。以爲自今數十年。教誨有人矣。不料甥舅一年。卒然捐館舍。乙未六月。存心候疾於牀下。執存心手而屬曰。以文字累子矣。外舅即不屬。存心固銘刻於心。況諄諄於彌留之際。存心何敢讓焉。存心何敢讓焉。然知人其難。存心之不才。實不足以副望。他人於外舅。非有知己骨肉之恩。尙欲爲傳爲碑。謀編謀刻。存心獨何心。因循而已乎。但以外舅文章宏博淵深。豈淺見所窺。非學之數十年。末由纂輯。是以遲迴久之。然此心豈敢一刻忘哉。畢姻之三日。與話外舅知遇之恩。揮淚而紀其事。

解春集文鈔目錄

長洲　彭紹升　允初選
外孫　盧文弨　紹弓校

卷第一　序一
賀太平歌序
送萬季野先生之京師序
送邱浮巖之安仁序
贈王將軍序
贈何彥倫序
贈金侍郎詩序　編誤刻在卷末
贈陳太僕序
贈汪給事序
贈吳山掄序
贈吳征吉序
贈張君序

贈東皐先生序
鍾童子割股序
朱千斤救火序
卷第二　序二
解律仁言序
商邱公淮揚賑饑詩序
沈顥論算術二章序
邱大參公祀鄉賢詩序
旅堂遺稾序
山雌集自序
擬古樂府自序
顏母朱宜人貞節序
義士藍九廷序
弔王濤序
贈鏡微子序

卷第三　論
召公論
僖負羈之妻論
秦論
藺相如論
漢高帝論
范增論一
范增論二
四皓論
薄太后論
范張論
陳蕃論
李絳論
陸秀夫論
周正改時論

卷第四　記
御書萱瑞堂記
庚辰殿試紀事
高士瓦覆遺金記
商孝子斷手記
方節婦吞金記
憫烈記
沈八公重復放生池記
流民船記
邱大參公考終記
湯中丞雜記
趙清獻三事記
三蔣侯祠記
小滄浪觀魚記
深淨軒飲酒記

記祥峰出世始事
置菊記
卷第五　書一
上湯潛菴先生書
上總漕徐公開濶河書
癸酉試順天上總憲書
與張毅文論折田書
與喬侍讀書
爲平陽令上王撫軍書
與邱季貞先生書
與陳潢書
卷第六　書二　狀
答友人問二適相爲服書
與邱顓論堂不應爲人後書
與邱顓第二書

答孟達問喪服書
與友人論葬親不毀室書
答閻百詩疑武成月日書
與金蕭山書
與吳征吉書
與毛會侯先生書
與毛大可先生書
與毛稚黃先生書
勸友改過書
答弟又程書
上總漕徐公薦顧秀才狀
卷第七　題跋
御書跋
書齊風載驅詩後
書項羽本紀後

書項羽本紀後二
書蓋寬饒傳後
書馬援戒兄子書後
書歐陽子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後
書尹洙與延帥論事狀後
書包孝肅彈宋庠疏後
書張氏家藏紹興二詔後
書宋濂傳後
朱陽書院志跋
巧用篇書後
書野客叢談後二則
說餅書後
書延熹華嶽碑後
題懷素小草千文
書梅花詩序後

題圍棊賭墅圖
邱氏家傳書後
挺頭陀傳書後
卷第八　淮南子洪保一
二十八字駁
二十八字駁二
駁蔡仲之命序中七字
論古音
與閻徵君論疏證第五卷雜書十九則
卷第九　淮南子洪保二
論疏證第四十九與閻百詩書
疏證第五十四
疏證第五十五
疏證第五十七
疏證第五十八

疏證第六十 凡十篇
卷第十 雜著一
漢武帝不贖昭平君死罪議
光武遷呂太后廟主議
濮議議
旅獒說
旅獒說二
漸說三篇
古平十韻通說
鼻息說
陪臣執國命解
賜履解
疑大邑周非武王語
駁閻百詩毛朱詩說
駁胡康侯鄭伯克段于鄢傳

駁魏叔子論策二條
嚴光客難駁
二疏贊駁誤
駁陰陽家言
朱子駁詩古序辯
政逮大夫四世辯
讀論語
讀孝經
讀柳子
卷第十一　雜著二
持盈十鑒錄一
祀東坡先生生日文
大學問荅
河北蝗
杜氏僕

十昏禮答
寄魏和公已下尺牘
誡輕薄子
辭天水方伯
上王大夫
與丁公銓
與王豹采先輩
與汪少孤
答姚生
與吳徽君慶伯
與汪給諫寓昭
與孫海門先生
上長洲宗伯
答孫大白
與里富人

示西陵後生
答朱竹垞檢討
答王生
復商丘公
與陳太學
答宋既庭　二首
與趙四公子
與吳寶崖
與江蘇幕友
與樊中諸子　四首
示學徒
與楚州先生牘
卷第十二　傳　誌銘
應處士傳
柴處士傳

徐先生傳
仁和陸孝子傳
昌化令陶子師傳
山陽邱公曙戒傳
奇奴傳
歸安三異人傳
俞老僕墓誌銘
烈女孫秀姑傳
貞女陳三淑傳
新會四孝烈傳
貞節沈母尤孺人傳
節孝林烈婦曾高行傳
毛節婦傳
盧母朱太君墓誌銘

解春集文鈔卷第一

錢塘　馮景　山公

序一

賀太平歌序

皇帝御極之二十五年歲在柔兆攝提格終窴之月直隸巡撫于公陛辭之任皇帝御養心殿親賜宴勞利弊所繇已乃諭曰朕所信者總督于成龍巡撫湯斌與卿三人而已往欽哉景在淮南與大理邱公象升聞之欣忭感激已而歎曰古人有言太平無象茲其象也顧今岳牧多賢良師師濟濟於斯爲盛而上所深信者天下之大實維三人嗚呼是乃聖心所以憂勞天下而鼓舞羣工者也一君子進則衆賢之登如茅斯拔三輔得人而後可以憲萬邦大臣奉法而後可以肅小吏朝廷所倚重者二三臣而後可以風厲羣策磨礪萬世嗚呼而今而後凡百君子有聞洋洋聖謨而不自奮於功名之會者非夫也昔東漢鉤黨獄起傳相告引皆海內人譽皇甫威明自以西川豪傑恥不得與上書自訟而晉溫太眞迺過江第二流之高者名輩共說人物至第一將盡之間嶠常失色況乎人臣榮遇至此有不務始終以忝簡命者哉上面諭云今特委爾茲任務期有始有終邱公曰然先生不可無詩以頌揚盛德乃相與飲酒既醉而作賀太平之歌歌曰

賀太平登春臺春臺熙熙民畢來來何有其飲酒黃髮顧而嘻汝樂吾不知少者起告之天子大聖公無私公無私擢大吏吏何賢自民視民曰于公活我于公活我帝曰然命之上殿峨峨前三輔重地授汝權

有不汝聽威以鞭三輔地除姦弊惟汝賢天下治簡在朕心止一二此外可信不得四九叩頭謝皇帝延英門呼萬歲

送萬季野先生之京師序

方今之患士有市心而無經術風俗日敗壞而不可救嘗與山陽顧在瞻言而痛之在瞻曰士無經術故至此苟稍稍讀書明義理必知自愛寧有市心乃爾邪予曰然世之厭薄經術者以爲無適用其巧於自媒者涉其凡而緣飾之便能立致通顯鼓天下浮薄不才之子而從之是市之尤者也嘗謂經術之亡不亡於厭薄者而亡於緣飾者然尚賴世有老師大儒窮年樸學心知古人之意行己尺寸而吾特惜乎其抱雌節而不鳴於世也先生之道純乎天隱於學無所不貫既絕意人事徒以故人徐相國之招禮聘三至乃強起詣京師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友由先生之道可以禹貢治河以春秋斷獄以周官致太平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奚而不適用也抑不惟是而已聞先生之清節凡緣飾儒術相持爲市者必知所媿勵今之患庶其有瘳乎先生至京師以予言示在瞻何如也

送邱浮巖之安仁序

去年秋邱子自安仁以母喪來歸葬於淮顏色稱情戚容稱服體素偉以毀故帶圍減三之一鄉黨稱其孝予聞而賢之遂與締交葬已及良月往省其嚴君於安仁今莫春復反淮來謁余余笑謂曰君之道路勤矣抑君似雁寒而往暖而歸數月之間奔走四五千里且長江之險風濤之不時何勤乃爾邱子戚然

有閒曰以先母之在九原也寒食至矣不歸祭不可雖吾父數止之恆廢寢食是以不憚千里而來也馮子改容稱歎久之既而自悲恨予徒以貧故客游爲老親負米不得奉秋以時上祖宗邱墓十年于茲矣今二月出門去寒食無幾時且不能須臾離中心惻怛有靦面目覲邱子之爲不亦純孝矣哉昔柳子厚寄許京兆書以爲今世禮重拜掃遇寒食節皁隸庸句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而自悲身在貶所大禮久闕以爲恨余讀此未嘗不廢書流涕也每逢寒食南向叩頭終日不怡自顧不得比於皁隸庸句矧敢望邱子乎邱子不忘風木之悲如是則其所以逮親存者抑愈可知也於其行書以送之

贈王將軍序

康熙己未春吳逆怙終賊帥王屏藩狥守成都逆命賴將軍父子忠勇奮不顧身親冒矢石以五騎渡河出賊不意緣堞先登大軍繼進破成都城梟屏藩首露布獻捷天子奇其功命將軍乘傳詣京師面咨破賊狀徹御膳以食將軍方是時予爲帥於兵部右侍郎項公家乃從門閒窺將軍十服胯刀韜拜項公於庭項公降階三辭卒備賓主禮予初疑將軍必魁梧奇偉而軀幹乃短小精悍如此益嘆天生異材爲國創平禍亂非尋常所測識也明日介紹謁將軍益聞所未聞臨別將軍握手將有言而門外酋夫三老塗人市兒咸來聚觀譁譀雜襲將軍怒叱之聲如雷皆縮頸驚奔東西散去將軍乃言曰吾聞先生文章妙天下愚父子爲國出死力得先生作平蜀碑流傳後世死不恨矣予未應而侍衞適來傳旨召將軍會獵

予倉皇避去。見將軍騰馬而上如飛。才一轉睫。不見蹤影。距今八年事。赫赫如昨日。嗚呼壯哉。今使者來聘。渠陽杜君。杜君吾故人。念別將軍久。恨昔言未罄。無以報大命。每自慚。又聞使者言。將軍身先士卒。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西邊無曠士。此與魏棗祗任峻屯許下。唐郭子儀屯河中。何以異哉。唐制府兵有事則徵爲兵。無事則散爲農。是軍儲皆自供也。杜子美詩。天下軍儲不自供。時兵不得休。故取給縣官。惟王縉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力興屯田。不失舊制。故曰稍喜臨邊王相國。冗銷金甲事春農。特歸美之。杜稱詩史。有以也。將軍平蜀之役。勳名蓋世。今實錄館中。多良史才。必能大書之。固不待予作碑以傳。今又興屯田利。歲省度支錢無算。杜君往。吾知必能詠歌其事。如乃祖少陵也已。於其行。附書以贈。

贈何彥倫序

故海鹽縣丞北平何公、名鳳岐。既卒之明年春正月。景識其孫彥倫於浙江糧儲參政公署。已又與景同舟五日。具道其家赤貧。不能北歸。賴參政公周恤之。始克有家於吳門。公之賢。景昔所知也。貧乃今知之。參政公爲誰。山陽梅莊夫子也。夫子與公爲同姓昆弟交。故彥倫嚴事之如祖。康熙戊午春。景從夫子入京師。公時爲監察御史。遇事敢言。不避權貴。忌者仄目。時江南遞年那浞一案。流徙蘇松常鎮陳上章等百餘人。皆應入官爲奴。老稚婦女。械繫號冤。日滿道路。景與夫子欲救免之。而未有緣。天子因亢旱求言。夫子卽謂公曰。此案幸得準折贖例。若屬流徙可免矣。兄能言之乎。公卽毅然應曰。能。疏奏。下部議。部議無庸。於是天子下特旨曰。陳上章等皆免入官。明年。周啓新等若干人。又皆免入。如前旨。或曰。此後之免尤

多。而景出京矣。不能記也。則其仁言利博爲何如哉。然忌者卒中傷公。降秩外調。公既貧。不能家食。亦遂低頭爲縣丞於海鹽。凡十餘年。以疾卒官。卒之日。不能謀匠事。同官李公賻以斂。嗚呼。公之居官廉潔。亦大可見矣。況彥倫又述某事某事。多所全活。如此乎。昔王翁孺爲繡衣御史。縱舍無辜。以奉使不稱免。嘆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後世其興乎。卒如其言。則天之報施何公。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其在彥倫兄弟無疑矣。彥倫方富於年。宜繩祖武以自奮。何憂不達。而數數患貧爲哉。景又觀傳記。後漢何敞六世祖曰比干。武帝時爲廷尉。務在仁恕。數與張湯爭。所濟以千數。後世子孫佩印綬者九百九十人。而我梅莊夫子歷官二十年。所全活人無算。其子若孫。蒙福將益大。抑何古今人何氏之多仁賢也。因爲序以贈彥倫而并著之。

贈陳太僕序

人不學。不知道。尤於仕也急。嗚呼。朝廷陳殷置輔。而不學無術之人在高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周大夫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以爲憂。且決其不殖將落。陵替召亂。蓋學之係於仕也如是。太僕以難蔭起家。前爲中丞時。遇事敢言。有奇氣。天子嘉之。年少而位尊。不以貴寵驕人。折節下賢。性尤沈深好書。司空金公。其婦翁也。予館金公家。太僕數來就予問奇字。始予視之。溫然儒者。美丰儀。如冠玉。然不意其爲貴公也。好學不厭。好問不倦。其亦世卿之賢者乎。昔漢和熹詔曰。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顏氏家訓云。多見士大夫。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爲

是。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以是二說觀之。大者招禍敗。小者蒙恥辱。學可緩哉。太僕每得俸金。輒市書。問予所不曉。今人貴爲正卿。便強不知以爲知。其不肯下問者。多坐恥耳。噫。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如太僕者。得仕之道矣。今使三韓貴公。皆好學深思如太僕。亦何爲而生閔子馬之憂哉。今予弗獲久留與處。以有成也。贈言以志別。且望其終勿怠云。

贈汪給事序

同學汪君爲吏科給事中。數侃侃言事。當上意。己卯冬。京師斷死刑四十餘人。於是汪君上言。請明著罪狀。頒示天下。使姦宄凜然。戒懼革心。則刑措可幾矣。上感其言。乃詔刑部。今歲決囚良多。朕心惻然。其悉赦緩決。以稱朕好生至意。烏虖。君始願第欲使姦民凜遵乎法中之義。而聖天子遂廣法外之仁。仁人之言。其利博哉。予嘗謂人臣進善言于君。本爲此一事而發。其君用之。遂旁及他端。天下必有實受其福者。苟其言讒邪巧中。而其君惑之。遂蔓延訖他事。天下必有實被其禍者。故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鉅。凡事盡然。而言語之爲階大矣。明高皇、英主也。往往微文殺人。而非其罪。（如杭州教授陳一夔賀表中有光天之下、及天生聖人爲世作則語。上大怒曰。吾嘗從釋光者雍髮。牛者僧也。則字近賊。豎儒敢侮我邪。命之。又覽僧來復詩有殊字。大怒曰。是歹朱我也。亦斬之。其他類此。斬殺甚多。）然而斯禍也。實起於左右一言。（洪武甲子開科。鋭意右文。勳臣不悅。言此曹善譏訕。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名。則曰。士誠小人也。彼安知之。上由是殺機啓矣。）彼第爭寵嫉才。市其讒巧。而孰知禍之烈至此哉。抑不惟是。張良以沙中偶語爲欲反。意主於激帝速封功臣。而不知遂啓蓋臨功臣之釁。他日韓彭被其毒。人臣進言於君。可不愼乎。吾是以益賢汪君也。

贈吳山綸序

君德莫大於求賢人臣之義莫大乎以人事君舉其偏而不爲黨上下交而其志同是泰道也康熙三十八年春皇帝南巡至蘇故孝廉吳廷楨駕魚艘迎謁水次召對賦詩稱旨上大喜於是詢知其以冒籍鵾者也詔復之且問曰才如爾者復有誰廷楨舉其友張大受顧嗣立對明日回鑾上皆召見撤尚方猩糖以賜命兩近臣送之歸三吳人士侈爲美談臣於是而歎聖作物覩雲龍風虎之各從其類也夫唯聖君鼸門廣聽恐野有遺賢而廷楨卽舉所知以對是誠君子道長之時也嘗觀泰之初九與否之初六同一拔茅連茹之象然泰三陽在下君子同升而爲征吉否則三陰在下小人連類以進而必貞則吉貞者大公至正之謂也是故同人于野利君子貞而同人於宗則吝比之匪人則傷今觀吳子之舉不亦貞乎昔祁奚能舉善建一官而三物成夫物三爲羣一郡而得三十可謂衆矣使由三以推所舉於無窮則九州之野豈復有遺賢也哉然非吳子素能知人同道爲朋則無以對揚休命而昭泰交之盛傳曰惟善故能舉其類詩所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也吳子有焉吳子字山綸秋中來杭青門學士招同飲酒予與之言洵奇士顧子字俠君與兄迂客齊名皆與予善張子字日容予懷風素獨恨未見然觀吳顧之爲友卽其人可知矣景咸泰交之盛於今日故爲文以贈吳子且爲人臣以人事君者勸焉

贈吳征吉序

蓍山吳子征吉以本富鳴於邑者八世世世樂善好施吳子高識尚義喜結客四方士至其邑必以吳子

爲歸。曩予渡江訪金明府。因主其家。恨相見晚。吳子盡見其邑豪俠。咸交口推吳子賢。而予尤多其救災捍患、保全鄉里之功也。曩癸酉甲戌間。浙東荒於旱。時紹興守有移杭倡賑之說。於是山會虞、暨、姚、嵊六縣之餓人三千。聞風來杭者接踵。而實無賑備。上下震駭。虞其來將爲亂。於是杭之東門不啓。每人官給一宿舂。以兵衛趣遣歸。歸且病者半。暴者半。所過驛騷。既涉西興。蕭人大恐。吳子聚族而謀曰。吾儕殫今歲儲。予餓者人斗米錢五十文。乃可以免。然止宿必以寬閒之廟。飽餞必於往來之逵。此非吾族所能辦。遂投袂起。自西門號於東門曰。六邑之人。皆吾鄉鄰也。今苦饑荒失望於杭。而道吾里以歸。鄉米與錢。我則予之。今夕之宿。家出薦一領。粥一盂。薤鹽一碟。持以餉於廟。可夜保無事。詰朝亦如之。其行也。家家橐饘峙糒於門首。自西徂東。行且啜。不崇朝而戎毒除矣。否則難生。皆讙應曰諾。已而餓者。帖然過蕭。皆德吳子。有泣者。張中丞聞而賢之。以禮延見。欲旌其閭。吳子曰。爲義動也。且紓禍非邀福也。今萬人共事。而一尸其名。名之來。怨之招矣。敢辭。中丞曰善。是田基辭賞於趙鞅之義也。吾見不及此。益賢之。噫。吾見若世之富人。牢縢固鐍其財。視人急。莫肯費半菽一毛之捐。卒亦耗其所藏。甚或聚而殲旃。如孫奮石崇者豈少也哉。人以爲富。而不知天之窮之也。何也。所貴乎有財者。爲能施賑也。積而不用。反致殺身。斯不亦窮矣乎。故叔孫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而華封人曰。富而使人分之。何多事之有。吳子化多事爲無事。惟其能分而遠殃也。善人富則一鄉蒙其福。又能逃賞以避咎。吾是以多其義而高其識。其長保富也宜哉。吳子曰。是年田無穫。又殫其儲。一家皆食糜。若與六邑餓人分患然。予曰。漢鄭泰結交賢

豪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張奮分損租奉賑卹宗親雖至傾匱施與不怠史書美之然泰市名而子市義奮卹宗親而子卹鄰邑又賢於公業稱通遠矣

贈張君序

吳子征吉之友張君寶善亦以義氣重於鄉有政事才佐莫府理文書裁決如流常出入於死方伯趙公前觀察寧台時有桀黠盜誘脅飢民十八人夜劫皆捕獲論斬君在幕閫獄辭大傷之曰盜魁宜誅是十八人無辜者可釋也白公公曰吾意同君乃立爲文申督撫極言窮民遭凶歲飢寒迫身無知觸法罪由迫脅情可哀矜請誅首惡餘邀末減使得自新皆報可於是破械出十八人於獄今皆爲良民每逢方伯生日十八人者牽率渡江燒瓣香叩頭薇堂或束筍包蕈耳爲壽公設酒食餉之堂下道故情爲笑樂因招景出視十八人者半皆老羸媿面適張君入賀公笑指曰汝曹顓上物皆而公所留也於是十八人者皆羅拜張君涕泣而去方是時景賢張君恨相見晚昔曹褒爲閩令吏捕得他郡盜入界者五人太守馬嚴令殺之褒勅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皋陶不爲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卒勿殺盜誠有罪弗誅是未可訓豈若張君縱舍無辜之爲正也哉方伯言君每定一死囚爰書必投筆而泣不已噫君若偕柏矩至齊見罪人必解朝服而冪之號天而哭之也

贈東皐先生序

東皐先王者吾鄉之隱君子也而於勝國爲志士當明之將亡也天子孑然憂勞於上自三公九卿內外

百執事。莫不處堂晏然。曾無憂國急公之臣。以及於難。而草莽中有痛哭灑血。奮不顧身。閒關流離。志恤君父者先生也。嗚呼。於今老矣。先生雖老。而精毅之氣。猶見於牖間。每道甲申遺事。未嘗不拊膺太息。嗚咽歔欷。既復掀髯裂眥。恨不起誅國諸姦而肉食之。蓋先生忠義之性。至老彌篤。足以振偸懦之夫而使之立。故景嘗客游歸。必趨謁先生。樂聞其言。先生亦許景爲可與言者。每坐語移日影。猶徘徊庭廡閒而不能去。先生與景語。必問天下豪傑今數誰。誰有正直之德。宏濟蒼生之才者。景未有以應。蓋問至再三而不倦云。嗚呼。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豈虛語哉。昔澶淵之會。穆叔以趙孟之語偸。不似民主。且曰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歸語孟孝伯。而偸又甚焉。今先生之年。八十有三。而猶追述少壯時事。以勖我後生。推斯志也。爭光日月。無疑矣。遂書以贈之。

鍾童子割股序

鍾童子年十二。甲子嘉平月。母病危篤。童子拔刀割左臂肉。和藥以飲母。而疾愈。此與全州孝子唐儼事同。馮子聞而嘉之。或曰。割股不旌。載在會典。蓋由於鄂人之對。謂毀傷滅絕。黷政妨義。不可以訓也。嗚呼。豈其然。老子曰。爲人子者無以有已。夫此身固親之身也。當其常。則身體髮膚。不敢毀傷。雖一言一笑。不失色於人。及當大變。父母在危急中。苟可冀一生於萬死。卽以身代。如周公金縢。未爲不可。而何有於股上之肉哉。以此爲黷政妨義。則周公爲戎首。而天下誦詩讀書。引文飾義之徒。且將藉口、以蓋其膜不相關之罪。其有奮不顧身、殉君親之難者。且以毀滅爲譏。嗚呼。天理民彝。幾何而不泯滅也。今童子迫於至

誠固非有所爲而爲之以沽顯譽者例既不得旌吾苟弗賞以文後有萬年其孰傳之哉

朱千斤救火序

火發時有朱千斤者不知何許人頎首洞睛瘠身長臂而絕有力奔突助救最後徹屋排墻壓滅火客來言某家有棺不得出火燎檐其子惻慄迴遑伏棺哀叫千斤跳身入廬擎棺而走燒其鬢髮不顧也有蹇人荷重橐出火門無賴子嗇其白梃擊而奪之千斤大怒叱咤落其橐獷然提無賴子擲火中會棲崩遂燒殺觀者莫不稱快千斤左舉橐右夾持蹇人疾走出大街付橐去馮子聞而大義之欲往識其人不可得或曰昔王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胡可訓也曰不然周公作誓命曰竊賄爲盜盜器爲姦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況利人之災攘奪其有暨不畏死是不待教而誅者也卽秉畀炎火骨爐屑灰以警無良豈爲虐乎老子曰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人誅鬼誅協於克一而天假手於千斤章厥有罪糾虔天刑扶顛持危善良蒙福千斤之功顧不大哉聞千斤嘗至西湖陸宣公祠舉石獅子行五步反其舊不失尺寸其力蓋不止千斤夫勇不作姦而以行義千斤於是乎君子遂書而頌之

贈金侍郎詩序 龔 此篇本在贈陳太僕序之前脫在此

予客游諸公間所主皆賢人今工部左侍郎金公尤敬愛予處一年予固辭去夫其賢也而敬也而愛也未久辭去豈人情邪抑亦有大不獲已於此者也公寬大厚重如其貌樂善言惟恐不得聞甲子春上命

部院大臣甄別屬吏。公歸詢予。予曰。公視屬吏何如耳。賢邪。柰何斥賢者以希旨。其有不賢邪。乃不早言。須上命而始簡稽焉。是公怠厥職也。公曰。然。顧五部皆有斥者。柰何。予曰。昔東漢詔舉鉤黨。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弼之言曰。五郡自有平原。自無。今公若是。何讓古人。公曰。善。遂一無所斥。其與予無閒。多此類。秋中。予大病。就醫外城。公命駕偕醫往來。無算。問疾饋藥之使相望於道。病愈。辭公歸。公愕然。固留不可。公語所知鄭君曰。吾待馮先生。無敢失禮。今豈不足我所乎。君其爲我強留先生一年。鄭君致命。予告以家貧親老故。公歎曰。龍蛻留皮。人去留詩。使予朝夕哦先生詩。庶幾如見之。噫。微公言。景寧忍默爾而去邪。乃賦四言詩一章以志別。詩曰。

公曷知予。自李翰林。翰林好我。出於中心。古人在前。謂予非今。游揚於公。式昭德音。予至京師。突尚未黔。翰林覘知。命駕來尋。班荊述意。樂不可禁。戒勿他主。主姓惟金。予愕而咨。斯言豈諶。素無因緣。芥難投鍼。翰林告我。司空夙欽。教誨厥子。鶴鳴在陰。訪師於予。予薦子任。詰朝拜子。子諾勿喑。公果束帛加璧。辱臨逐館公家。朝哦夕吟。自春徂秋。思親涕零。霜鳴孤雁。月閒遙砧。憂從中來。遂感痾沈。公數枉存。綏予良箴。七發霍然。非藥蔭予。既圖南。公亦抽簪。兩心不樂。何時愔愔。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寤寐自通。毋憂商參。

解春集文鈔卷第二

序二

解律仁言序

吳起善用兵者也。故其言曰。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韓非子習刑名法律之書者也。故其言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以秦法爲殷法。又託於仲尼。法家侮聖人之言。啟爾。然起與非。皆忍於殺人。而卒至自殺其身。夫固處心積慮成於是。而安得良死。故曰。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次之。乃有習法家言。日以生人爲心。吾得之南昌彭叶卜。其所著解律仁言一卷。皆本於聖帝明王刑期無刑之心。中多引古經義以斷。及可矜疑未減者。皆詳著之爲讞獄法。其眞仁人之言哉。且其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誠有如杜元凱注律之所奏者。理官所宜究心也。叶卜請予序其端。所不敢辭。夫修德必無滅國之理。隆刑峻罰。決非知治之道。予嘗惡梁仲寧性剛毅而好法律。其上書請重刑罰。乃謂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且繆引孔子稱仁者必有勇。禁民爲非曰義。又云。春秋之誅。不避親戚。刑輕之作。反生大患。忍矣哉。其心則申商。吳起慘刻之心也。其言則韓非假託聖謨。以熒惑主聽也。宜乎其家受其不祥。今君歸將築室以老焉。則請大其門。高其閭。可操而卜子孫之興也。

商邱公淮揚賑饑詩序

天以民爲心民以穀爲命傳曰饑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饑而不損云者蓋言民人饑饉不能損上以益下是謂之太太猶甚也凡喜氣多陽愁氣多陰晉袁甫有言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恆澇淮揚久困懷襄積憂致浸斯其徵矣君德莫大於蠲賑臣之忠莫大於急公而勤民君以天爲心則無不被澤之民臣以君之心爲心則無不克舉之事有行古大臣之道於今世者商邱公以之夫淮揚被災而穀不登黎民阻饑四年於茲矣公行部察災纖悉上聞逋必請蠲饑必請賑雖再三瀆皆報可又嘗設法倡捐遠自其家輸麥以濟而口不言恩勞來安集民不流亡帝委重焉今年秋奉命駐淮揚賑饑公既選廉能吏董其事又屏導從駕小舟自淮沿揚所至察訪按籍給米有中飽者立寘之法饑民皆得實濟嘗讀樊準疏云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此或有激之言非篤論也蓋有賑不勝贍者矣未有不賑而能贍者也有名存而實亡者矣未有幷無其名而猶希其實者也第今如公之實心行政者少耳惡有損上而下不益者哉昔梁伯夏每有饑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與貧餒不宣己惠公眞似之然梁貴戚而公清宦非惟不取於民又厚與之景未見今之大府有行古大臣之道急公忘私如公者也於時公賦淮揚賑饑示官吏詩大傳於時景既依韻和之而序其事如右

沈顥論算術二章序

沈雷臣氏有令子曰顥字超遠弱冠多才英氣逼人而亦精算術吾嘗問方田粟布二章雷臣之言質而

簡。顯之言文而詳。皆可書而誌之。方田者何。曰量法也。量法曷言乎方田。曰方田。平方之法也。點而綫。綫而邊。邊而面。凡面皆平方也。浸假而有如鐘、如錘、如錐、如棱、如蛇、磬折而眉。三稜而兕觥。坳者、窪者、曲者、突者。若八出者。若六出者。多邊之形。不齊之面。規矩之所不能加。繩尺之所不能御。可若何。曰是則有截積之術。更面之法。截之所以續之也。更之所以正之也。物不截不續。不更不正。續之正之。則皆得平方。是之謂方田。粟布者何。曰粟、穀也。布、佈也。布也而奚以佈。曰布刀布也。故曰佈以粟易刀布。以刀布易粟。是貿遷有無之事。於數學何預。曰有理斯有數。有數斯有器。樂記器本於數。數本於理。粟布也者。附於器。通於數。而本於理者也。何謂數。曰盈虛消息之對待。始於河洛者是也。何謂器。曰度量衡律之積黍生於黃鍾者是也。黃鍾爲萬物根本。其說吾嘗聞之矣。河圖之數五十有五。自一至十。其法盈。洛書之數四十有五。自九至一。其法絀。若何。曰盈、數之進也。以之。絀、數之退也。以之。河圖之數左旋。其體圓。其象天。主生。因乘之理也。洛書之數右旋。其體方。其象地。主克。歸除之理也。河圖之數。同者減之。而皆得五。洛書之數。異者幷之。而皆得十。數之所以同減異幷也。河圖共居其位。洛書各止其方。數之所謂和較也。故曰河洛者數之始也。黃鍾者器之始也。有數有器。有體有用。或以數爲體。器爲用。或器爲體。數爲用。是以用中有體。體中有用。故樂律權度。可以一而推。盈虛消息。可以互而見。非特粟布相易之細而已。然則何故名粟布。曰月令仲春之月。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皆爲民事而然。是之謂粟布。

邱大參公祀鄉賢詩序

祀者國之大事。故廟享必酬其勳。而薦馨必副其望。無功而加典。與有德而不報。其失均。昔柳下季論典祀。而以前哲令德之人。與天之三辰地之五行竝舉。知言哉。其有牖於祀典。爲天子所望祭者。書曰。徧于羣神。孔傳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是也。其有勤勞王家。而配食於廟者。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是也。其有旱災而祭者。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食。大雅雲漢之詩曰。羣公先正。是也。然則鄉先生沒而祀於社。其典禮至鉅。苟非其人。烏足以當之哉。山陽邱大參公。履仁蹈義。恭儉正直。言行嘉懿。尺寸自律。其服官爲名臣。其居鄉爲長者。有穆叔之三立。無孟明之一眚。誠此邦之大賢也。景爲之傳也已詳。先是公既卒。鄉之士相率而請於有司。願祀公於鄉。公之二子。大理象升。太史象隨。請服闋而後從事。於此見三代直道之猶存於鄉。而嗣君守禮致孝之心爲甚篤也。及祀典將行。而大理君病且卒矣。悲夫。鄉之人既皆弗已於請。而諸大府亦矜憿郡縣吏。趣舉崇祀無忽。於是吉蠲三月六日。太史奉主陟於堂。總漕董公。親詣行禮。羣有司莫不肅恭將事。酒清牲碩。尊爵靜潔。祼奠拜興。皆中儀式。鄉之紳士耆庶。以及耇郡之秀。遠方之寓客。咸集於庠。小大稽首僉曰。司徒之後。紹以大參邱氏一門。乃鍾兩賢。丕不祉哉。天所啓哉。實惟山陽之盛事。景幸與於斯會。迺道揚厥美而系以詩。詩曰。

淮水揚揚。流遠且長。篤生大賢。爲國之光。之綱之紀。德無不有。天休降之。既祉既壽。不朽者名。無疆者年。載祀於宮。百世不遷。司徒舉之。大參武之。佑啓後人。尚克祖之。勉勉太史。則顯其親。則友其兄。大禮以成。

以驢以犢以椒以鄉後有萬年俾也勿忘

旅堂遺稾序

士必志在用世而後可以忘世忘世者跡用世者心也圯上老人既已隱去而授書子房乃曰讀此則爲王者師非心乎用世者邪故士之行遯者其中必有大不釋然於天下之故方其塵垢六合粃穅萬物疑若與人世一無用情及深惟其心固未嘗一日而忘天下身雖隱矣其文終不可磨滅如玉藏於山珠沈於淵遑之又久光氣自見予今讀旅堂先生遺稾信之先生姓胡名介字彥遠生有異才少負大略固嘗有志於用世矣當明末造逆知大廈將焚預爲徙薪計以干當塗當塗忽之又屢獻策軍門不用遂放跡山水然其悲憫天人之志老而不衰往往形于謳吟寤歎以微見其意今其書具在也景生晚恨未及見先生嘗從其嗣子澄觀所遺畫圖因識先生面貌始而弄柔翰睇圖史一變而甲胄戎馬再變而畫眉繡闥三變而老衲空山者何也嗚呼志可知也信陵公子惟不得志於魏而後飲醇酒近婦女梅子眞兩上疏譏切王氏不報而遂棄妻子爲吳市門卒由是觀之古來達人放士其始必有大不釋然於天下之故而其後勢無可爲遂長往而不反也今觀先生之志不其然哉不其然哉先生沒後二十年遺文散落賴其友山陽邱洗馬季貞父錄而存之屬予論次其文章將版行而幷序先生之志如此

山帷集自序

無象無言者天也忘言忘象者聖人也予非聖非天意得而已矣得意亦不能忘言得言亦不能忘象其

山雌之肥乎。故曰山雌之肥。其意得乎。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弗善也。予亦樊中之畜也。神王而意彌善。何居乎。熙熙焉。踔踔焉。局一室之中。若江湖之適。無他。心大於八極也。不知我之爲山雌邪。山雌之爲我邪。吾有聞於揚子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下。簞瓢捽茹。亦山雌也。何其臞。惟其不臞。吾是以樂吾之肥。意得然然。洒譔其顛。

擬古樂府自序

樂府古矣。擬之者何。流人去鄉愈遠。則見所似者而喜矣。予非能擬也。蓋思以不擬擬之。昔優孟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王及左右。不能別也。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胡寬營新豐。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鶩於通塗。亦競識其家。此擬之而似者也。他如壽陵餘子之學步。東施之效顰。擬之愈苦而愈無似。漢武時。邢尹同時竝幸。有詔不得相見。尹願見邢。帝令他夫人飾爲邢。而尹以爲非其人。於是詔使邢衣故衣。獨身來前。尹望見之曰。此眞是也。故曰有擬之而不似。有不擬之而是。在人自得其眞而已矣。雖然。筌以致魚。蹄以致兔。魚得則忘其筌。兔得則忘其蹄。擬又何爲哉。

顏母朱宜人貞節序

嘉定孫翰林愷似來爲予言。東魯顏公伯璟之妻朱宜人貞節事。甚奇。孫子與其子光斅同年。故屬景爲之序。甲申明亡。顏公偕弟伯玠走避兵。公體肥。自念行不能及遠。而與弟同命。無益也。乃自城躍下。伯玠中流矢死。公傷股。孔有德之兵縛而致戲下。有德壯其貌。問知公姓。立解縛。握手曰。孔顏、世講通家也。厚

遇之。宜人被掠。罵不絕聲。兵反刃擊臂折。罵愈厲。老革怒。斫項投諸壕。老革歸營。歎今日殺烈婦。殊可惜。公問狀疑焉。使人至壕踪跡之。果宜人也。三日猶活。雖創鉅。軍中有靈藥傅之愈。時公父胤紹守河間。力盡城破。合室自焚死。公開變。跣足走河間。負骸歸。而幷訪得其小弱弟伯珣。匿民家無恙。蓋蒼頭呂有年抱出火。以身蔽矢而殉之。世稱忠孝節義萃於一門。豈虛語哉。宜人被難後。舉六子。達者三。光敏、光猷、光斆也。光斆字學山。今來視學兩浙。迎養宜人使院亭壽八十一。於是馮景歎而言曰。嚴霜積雪。栽培松柏。蒙難投艱。玉成聖賢。今觀宜人。豈不信哉。易聖人憂患之書也。其言曰。易者使懼。危者使平。故卦莫安於豫。而曰盱豫有悔。莫危於震。而曰笑言啞啞。此以見宴安有鴆毒。而天之福是人也。必先試之艱難荼蓼之地。然後舉人世之吉祥萃於其躬。天下以爲當然。而非幸也。予嘉其節序之明。日孫子卒讀而歎。既復大聲曰。顏母傳矣。

義士藍九廷序

丙子冬日。予行清和坊。避雪宗人藥室。有壯士睥目豐頤。長不滿八尺。而腰大九圍。敝衣穿空。望見予脰。欲前致辭。予奇其狀貌。揖以入。宗人舉手歐歐曰。公無然。此齊人也。壯士慚懷而退。時雪霽。予乃踏街而走。追及壯士而問之。對曰。身姓藍。名九廷。山東人。少爲糧船篙師。南北居貨貿易。致千金。散與窮親故。立盡。隨之臺灣。今夏乘海船北歸。至四明遭風覆溺。身攀木緣崖。得生歸而無資。以是行乞於杭市。得三金可抵家矣。予憐而止之宿。醵錢告同志。事立辦。九廷大感。明日將行。予夕飲之酒。酒酣。九廷拊膺歎息曰。

身亦曾讀書了了明大誼少時卻賄爲烈婦申冤人稱義士今不幸遭患難飢餓瀕死竊自念天道苟可知決不填溝渠異鄉果遇公獲濟予因問烈婦爲誰對曰徐州海烈婦者是也康熙六年烈婦堅拒旗軍林九功夜穴牖強姦自縊死節方是時身卻九功賄鳴官官來出屍米中玉色如生袒衣窮袴皆牢綴如裹革言未既予離席鞠膝酌九廷三大觴亦自觴曰馮景何幸見義士吾故知君非常人果然且君非遭海風覆舟予奚由見君君亦奚由至吾前述三十年已事予將奮筆表君使百世下知有篤師藍九廷者義士則天道果可知也九廷喜甚罷酒就寢雞初鳴起篝火磨墨索予書書已天亦明九廷再拜別予去

弔王濤序

射陽王濤生有異才五歲時客命屬對曰魯男子卽應聲曰徐夫人一坐大驚客難曰能更對否曰莽大夫客愈驚師教之讀神童詩笑曰吾能作也不讀請讀九經日記千言二年而畢年十九不冇娶妻作詩多厭世之句甲子秋夕命奴扁舟棹射湖中央月幾望湖面如雪濤獨飲酒樂甚起望月光口哦所賦詩且哦且步奴親見濤行水上如履平地漸遠不知所之其兄淀哭之踰年如初赴時一日檢其遺書有歸濤賦一篇不知何時作辭甚奇麗中有曰喜溢流之菴洋悲康衢之坡陀追伍公於胥江招屈子於汨羅署陽侯而擊鼓導洛女以放歌路漫漫兮浩淼天不旦兮柰何蓋已爲之讖矣淀聞錢唐馮山公能爲古文入吳訪之聞客於淮又因所知北渡江以其事來告馮子歎息良已謂之曰君家故多奇才自昔爲然然往往天死而死必於水此其故吾弗知也漢有作靈光殿賦者非延壽乎因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

果弱冠溺水死。唐有作滕王閣序者。非勃乎。年二十九。亦渡海溺水死。得君之弟而三。其死不死未可知。然已入水不返。天乎天乎。王氏何故少年多奇才。卽又何故天死。死又何故必於水。此皆吾所弗能知。雖然君之弟必知之矣。知之其能出而告我乎。乃竟往而不返也。噫。可哀也已。遂爲序以弔之如右。

贈鏡微子序

鏡微子精卜筮。人皆以爲神。予嘗卜事。鏡微子曰。靜則祥。動則殃。苟不能然。柴立其中央。予信之。其後迫於義。違卜而行事。卒亦無咎。夫鏡微子之卜。獨不驗於予者何也。鏡微子之所言者數也。予所行者理也。數固不勝理。多矣乎予卜者。閒嘗過之與言易。理於詳。數於略。鏡微子曰。雖然。數固有弗可違者。魯叔孫穆子之生也。莊叔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邱。楚邱所云。其後皆驗。此非數乎。予曰不然。吳公子札來聘。一見穆子。而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札固非卜筮而知之也。又非前聞乎楚邱之言。勸說雷同。以昭其智也。蓋斷之以理而已。穆子爲魯宗卿。不親賢而近豎牛。禍其身以及其家。誰生厲階。可曰由數乎。古之問卜筮者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嗟乎。季世鮮秉禮度義之君子。而吉凶悔吝咸使鬼神操其權。人則有大疑。不謀及乃心而專信卜筮。亦世道之可憂者夫。鏡微子歎曰。君子之言也。請書之座右。使凡問數而來者。載理以去。寧使吾言有不驗而吉凶不僭在人。天降災祥在德。則人不徒以龜爲有知也。予善其言。遂書以贈之。

解春集文鈔卷第三

論

召公論

三公下兼六卿周制也故周公以太師而兼冢宰召公以太保而兼司徒左周右召天地之官也此不獨成王時爲然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樂記說大武之樂而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則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斷可知也或曰周公爲冢宰見於經傳召公爲司徒何徵也曰於詩徵諸召南及大雅於周禮徵諸地官司徒而於尚書徵召誥請詳其說曰召南之詩十四率美召公之教而於周禮地官司徒之職有合焉吾是以知召公之掌邦教也曰何也曰大司徒施十有二教皆備於召南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采蘩采蘋是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陽禮鄭康成謂鄉射飲酒之禮則射禮所云天子以騶虞爲節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是也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鵲巢草蟲摽有梅野有死麕何彼襛矣是也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甘棠是也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醜行露是也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殷其雷江有汜是也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小星是也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羔羊是也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蓋已包於騶虞一詩而化成矣吾故曰召南之詩十四而備周禮十有二教則召公之爲司

徒也。奚其疑。抑司徒之屬有保氏。書敍曰。召公爲保。疑其先蓋嘗爲之。而其後位三公。遂以太保領司徒之職。其專以教王爲事。大雅篤公劉以下三詩。可覩也。且六德六行。隱括於馮翼孝德之言。非司徒而何。鄭注保安也。以道安人者也。視賈誼新書。保保其身體之說較進。更可信者。駒虞爲鵲巢之應。是教之成也。司徒之職。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今五貔苗葭蕃毓何如哉。夫惟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又有土會辨物、土圭測景之法。與夫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故成王欲宅洛邑。而使召公先相宅。職固宜爾。不然。其奚不先周公也。周禮又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百物阜安。乃建王國。是則作大邑以服土中。皆司徒職也。召誥得卜經營。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豈非召公以太保而兼司徒之左證哉。召旻之傷饑饉歲旱。而荒政保息無聞焉。故見其意於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蓋曰今無召公之爲司徒也。云爾。周公薨。召公乃以太保兼冢宰。吾又取徵於顧命。而閎夭詩曰。不知周公未薨前。召公於六卿中何官。予故詳論之如此。

僖負羈之妻論

世皆稱僖負羈之妻勸其夫蚤自貳。爲有先幾之哲。烏呼。妻勸夫貳。何以事君。此其所以貽禍也。爲僖負羈計者。方曹君之無禮於晉公子時。則宜盡規匡救。三諫不聽。以其族行可也。而乃婦言是聽。包藏貳心。饋飧寘璧。是圖私交而忘國恤也。可謂忠乎。卒之施未及報。而天假手於二夫。魏犨顚頡。一怒而燔之。其族無

噫類矣。狐突有言。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天之降辟於億負羈如此其酷者。乃所以垂戒萬世之爲人臣者也。若皆蚤自貳而可以免難。其孰不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乎。鄭詹勸殺重耳。及據鼎耳而號。晉卒厚禮而歸之。蓋忠以事君。天之所佑也。傳不云乎。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億負羈有焉。詩曰。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吾於億負羈之妻信之矣。

秦論

秦自用兵滅六國。其兩軍殺傷相當者。皆不計。計其大者。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殺三晉之民數百萬。而其斬首虜之可數者。坑長平。（前後斬殺四十五萬。）攻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取陽城負黍。及趙縣。（斬首虜共十三萬。）華陽。（斬首十三萬。）沈卒二萬。平陽。（斬首八萬。）丹陽。（六萬。）宛陽。（六萬。）修魚。（八萬。）石門。（六萬。）之戰。又百三十餘萬。自古取天下殺人之多。未有如秦者也。而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孟子之言。其不信矣乎。吾嘗考秦得天下之由。及亡天下之速。平定其功罪。乃知功莫大于不淫。罪莫大于好殺。何也。春秋列國之君。以好色荒淫殺身亡國者。不可勝數。奪人妻亂人女。宣淫于朝。烝報于宮。其禽獸行之尤穢者。衛納子婦。齊通女弟。新臺敝笱。狐綏之詩。聖所深誅。垂爲世戒。而秦之諸君。有一於是乎。始秦用戎俗。男女無別。孝公大變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此興王之本也。槃放以末喜。紂殺以妲己。幽滅以褒姒。夏書曰。內作色荒。未或不亡。秦由是道。世守弗替。卒爲天下雄。故卽后有爽德。而君無愆淫。雖以始皇之剛戾。而於巴寡婦清。則客之。特爲築臺表貞。則其治之所尚可知矣。刻石會稽之頌曰。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潔誠。夫爲寄豭。殺

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淸。六國之君。未有及此者也。雖欲無王得乎。傳曰。貪色爲淫。淫爲大罰。蓋淫之罪浮於殺矣。是何也。殺人者賊其一身而止。淫則僇辱及其人之三世焉。然則秦所以得天下。由於不淫。非嗜殺也。光武至邯鄲。劉林進說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魚。光武不答。去之眞定。不嗜殺人。果一天下。秦唯嗜殺。乃其所以速亡也。孟子不云乎。由其道不變。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此秦二世而亡之效也。其言信。

藺相如論

或問藺相如處知勇。可謂兼之乎。余曰。相如明於小而闇於大。非智。勇於氣而懦於理。非勇。是固戰國一節自好之士。而未達大臣之道也。秦昭王聞趙有和氏璧。願易以十五城。趙王問計。相如曰。秦強趙弱。不可不許。夫不計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第較量於強弱間。是先屈於秦矣。既畏秦而許。卽何愛一璧以予秦。令趙璧入而秦城不償。是曲在秦也。外結強鄰之驩。而內固吾圉。且使秦負不信之名於天下。而天下共直趙。玩好去。政令脩。則釁無從而起。趙何自而亡哉。不知出此。乃請奉璧以往。及秦王傳示美人左右時。卽無意償趙城。未嘗明言也。相如乃詭辭取璧。怒髮睨柱。失使臣禮。秦王辭謝。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則既有成言矣。而又聽其齋戒。設九賓。昭王固未嘗負曲也。相如顧使從者懷璧間歸。而自束身而謝欺秦之罪於庭。若欲弗予。則如不來。既奉璧來。而又紿璧反。秦未欺趙。而趙欺秦。相如不直甚矣。幸昭王雖貪。未若始皇之暴。卒賢相如而厚遇之。令昭王怒。數使臣之詐。立斬於前。然後還一將。提

十萬師。壓趙境。責以欺秦失約之罪。趙且無辭。而秦出師有名。趙之亡可立待也。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璧之賈禍可知矣。至若澠池之會。強一擊缶。不懌而罷。自是邯鄲圍。武安振。長平阬。無歲不戰。無戰不北。禍實始此。孰謂相如智勇哉。昔王孫圉尙輕白珩之寶。齊威王不貴照乘之珠。趙徒以一璧故。怒鄰啓釁。兵挫地削。卒以亡國。惜乎相如有叱秦之勇。讓頗之智。其於講信修睦、綢繆思患之道。未之講也。子長乃謂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夫棄有用之身。而輕投無益之一死。賢者不爲也。或謂相如能保其必無死。故毅然敢爲此。殆不然。相如非秦能重趙也。方是時。爲宦者舍人。未知名。而廉頗爲趙良將。位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戰比有功。秦之不致法相如。特以廉頗在耳。後趙信秦閒。以趙括代頗將。是時相如雖病。猶與聞其事。國之安危。民之存亡繫焉。相如不能強諫。而第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明知其不可。不力爭之。藉令一再諫不聽。則舉向之欲以頸血濺秦王者。而伏劍於王之前。未必不悟。顧乃蓄縮坐觀。奄奄待斃。老將智而耄及之。則是視四十萬人之命。不如一璧之重也。豈不悖哉。昔韓起聘鄭。求玉環。子產弗與。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屬有讒人交鬬其閒。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子產曰。吾非愉晉而有貳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厭之有。卒弗與。相如之識。既出子產下。次亦弗如太叔子羽。吾故曰。闇於大而懦於理也。戰國材不逮春秋遠矣。

漢高帝論

漢高帝智主也然周於顯而忽於微所及者小而失者大吾嘗謂其天資最高惜不學耳眉山蘇洵反是說而著爲論獨以太尉屬周勃爲智之大而木強其人焉譏吁胡言之易帝之謂勃可屬大事第以其厚重少文未嘗知有呂氏之禍也史記孝惠六年置太尉官始以命勃藉帝既前知其禍而復以語后是帝先不密其機而俾構禍之人得操隄防以制其後勃將謀自全之不暇而劉氏復誰安哉且夫呂后所以能禍漢者誰召之帝實召之曷以謂帝召之帝愛戚夫人甚遂欲廢太子立其子趙王如意大臣諫不聽呂后恐不知所爲乃使呂澤劫留侯畫計致四皓輔之乃安夫呂后與帝攻苦食啖（淡同兒史記叔孫通傳）共患難顚沛以定天下太子仁孝既嫡且長一旦以愛欲易之帝不明實甚既愛其所私愛而棄妻以及其子又何怪乎妻之愛其所嘗愛而庇其黨以毒夫之妾哉故曰召呂氏之禍者帝也帝朝廢太子必夕去呂后蘇子獨謂帝知其禍而勢不可去嗚呼其亦悖於理矣譬之讎者藏白刃而伺吾之隙吾既已知之則反其刃先焉禍乃已如養其未發之讎而又旁求復讎之人勢必讎未復而身爲戮雖愚夫不爲曾是以爲智邪帝誠慮異日必有武庚祿父之變計所爲豪奴悍婢足抗弱子者皆及身誅夷葅醢無俾醜種自以爲天下之禍息矣及不旋踵而患生肘腋牀笫間夫固其所不及料者也語云猛虎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高祖有焉是蓋能周於顯之小而不能及於微之大者不學之蔽也於是開樊噲欲滅戚氏立命於軍中斬之甚矣帝之蔽也蘇子曲爲之說曰帝必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嗚呼內寵竝后嬖子匹嫡亂之本也帝且甘心一女子亂天下不顧棄妻子弗恤而遑念功臣善養生者未病先藥毒於何有而

又豫求良醫以備不虞詎曰吾毒不至於殺人姑釀成焉以試醫者不幸醫先吾毒以死則維汝自生毒以自災於厥身悔何及矣史稱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陳平患之力不能爭常燕居深念及用陸賈策始交驩太尉及呂祿呂產作亂關中賴朱虛侯首先斬產而平勃乃得盡誅諸呂安在其能遺其憂也然則智者爲高祖計將若何曰敦倫遠色盡善矣抑非帝所及也下此則莫如袁盎之言漢文帝所幸慎夫人常與皇后同席坐袁盎引卻進諫曰陛下所以爲之者適所以禍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文帝悅慎夫人亦賜盎金使高祖智及此愛戚姬如文帝之於慎夫人則尊卑之序明禍安萌矣又使呂后有竇太后之賢戚姬同慎夫人之遜而諸呂外戚亦如竇長君少君近長者以學爲退讓君子則且無憂而尚何勞勞焉屬人而遺之哉智若高祖不好學遂至以欲勝義幾爲亡秦續貽天下笑故君心當去蔽蘇洵、學者也執其私意尚論古人繆舉大不智之事而猥曰高祖暗於小而明於大至此乃見則又蘇子蔽於學也

范增論

蘇子瞻論范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吾意不然秦所以速亡鉅鹿之戰也戰鉅鹿而勝羽將之也羽得引兵疾渡河九戰而大破之者殺卿子冠軍而代將也不殺宋義則羽不得將羽不將則鉅鹿之戰必不勝戰而不勝秦亦不速亡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其與也如火焰焰增曷爲去哉且宋義之不能軍也審矣久留安陽不恤士卒而徇其私此其當誅也微獨羽雖沛公亦必斬其頭於帳中亡秦之機實決於

此。故君子於殺宋義事。皆爲羽功。不爲羽罪也。史稱增年七十。好奇計。吾謂增老悖人耳。凡爲羽計皆左。何也。沛公來鴻門。止從百餘騎。而餘兵在新豐。號稱百萬。此何異一跛牂入羣虎之穴。其滅也易。增果能用奇。第伏萬弩於酈山芒陽間。沛公間行。將安逃死。明知君王爲人不忍。而顧欲坐上擊之邪。一夫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衞士不敢止。五人間行至霸上。百萬之衆不能防。沛公君臣一出一入。如履無人之境。安在增能奇計也。然則增宜何時去。吾以爲當在新安阬卒二十萬人時。羽逆天道。失人心。垓下之亡。職此矣。寧有嗜殺如羽。而能一海內者乎。沛公嘗曰。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禽。吾謂雖用范增。無救於敗。增卽不去。羽亦必亡。是不能當陳平。矧敢望三傑也哉。

范增論二

蘇子又謂羽弒義帝。非增之意。此大不然。增所欲以爲君者。惟羽耳。義帝約先入關者王之。而增勸羽必殺沛公。羽不聽。迺拔劍撞斗曰。唉。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不曰義帝。而曰項王。增之心。無君久矣。昔宋督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而弒之。而春秋經書曰。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左氏傳曰。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誅是意也。雖謂江中之弒。增與謀焉可也。且夫心不可負。而取天下必以義。天下斷無負心不義之人傑也。苻堅敗。奔慕容垂。垂子寶勸殺之。垂曰。彼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苟天所棄。圖之多便。且縱令還。更待其釁。既不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大哉斯言。增愧之多矣。垂又謂弟德曰。如秦運必窮。歷數歸我者。授首之便。何慮無之。君子不怙亂。不爲禍先。噫。道明亦人傑

也哉。

四皓論

天下之大計。隱於幾先。雖有謀臣策士。當局茫然。而惟處身事外。老於觀變者。偶出而圖之。有以爭天下之先。而保持其後。吾嘗觀於新城三老之遮說漢王。爲義帝發喪。商山四皓之說建成侯。無使太子將兵。此二者。實關漢有天下之大計。而獨發於山澤隱逸之倫。漢廷可謂無人矣。或乃疑四皓爲神仙者流。固非。卽比於侯嬴田光之徒亦非。四皓蓋天下士。爲戰國羣策之雄。而魯仲連之匹也。夫高帝欲使太子將兵擊黥布。漢臣未聞有起而爭者。四人獨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告以禍患甚詳。而教其急請呂后。承閒之言甚具。於是太子得無行。此所謂爭大計於天下之先者也。器將墜。有人蚤持而奠之。可久安。一跌不收。非闕則碎。夫太子將兵。是嘗獻中生之覆轍也。方是時。戚氏之寵深於驪姬。黥布之鋒銳於皋落。而良平諸臣。曾無一人爲里克者。深山野老。應聘而來。坐席未煖。卽建儲君。不拔之基。其濟慮密謀。動中機要。豈非策士之雄哉。雖然。高帝之欲廢太子也。以其仁弱不類己。恐萬歲後。卽漢業不全也。今教呂后云云。無乃益示太子弱乎。帝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歸而愈欲易太子。是其驗也。然而四皓不徒爭其先。又能持其後。其對帝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而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明解其不類己之嫌。而陰示以仁弱。有得人心安天下之勢。帝乃憬然悟。爽然失也。遂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譬之啓籥者。必契其牡始開。否則愈窒矣。

此豈叔孫通輩徒陳古義。迂言闊論。可同日而語者哉。

薄太后論

薄昭殺漢使。文帝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於是魏文帝、司馬溫公之言。主於當殺。至程子始有存昭以慰母心之議。景獨以爲不然。漢高約法三章。首曰殺人者死。煌煌祖訓。誰敢違之。且帝之得立也。大臣鑒於呂氏彊齊王母家。馴鈞惡戾虎而冠立之。恐復爲呂氏。淮南王少母家又惡。於是皆曰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立長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今昭殺漢使。惡戾著矣。虎冠成矣。大反乎君子長者之所爲。而重失乎昔仁善之望。大臣必有震動不安者。此而帝復以私恩赦弗治。非惟漢法不行。而大臣離心。非所以安社稷也。觀於絳灌之謂竇長君少君。而曰吾屬不死。命且縣此兩人。故外戚作威。乃大臣之所深懼者也。則昭之罪。其尚可以議親宥哉。雖然如太后何。吾以爲此蓋出於太后斷然行法之公心。不宜爲昭末減。帝乃稟命奉行耳。何也。帝性至孝且仁。必不重違母心。而果於致法。有如昭伏法而太后哀傷。此憂在帝也。而昭不得誅。又或羣臣往哭。太后聞之怒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則帝又當免冠謝。而昭不得誅。及昭自殺。太后不聞有違言。吾於是深服其賢。大過乎竇太后之於梁孝王。王太后之於田蚡。故帝得以斷然行法。而無所囿慽於其閒。不然。周勃繫急。太后且以冒絮提帝矣。人情孰不愛其同產。顧曾無一言營救。何哉。勃無罪。昭有罪也。藉令太后溺私恩。廢公法。如竇王之所爲。則帝屈法全孝。豈不若景武。而智又豈出田叔下邪。吾故論著之。以爲母后法。

范張論

金鄉范巨卿與汝陽張元伯約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乃共刻期至日元伯白母具雞黍待之母曰千里結言何期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是日果至馮子曰乃其母之言是也其約非也後二年爲期無可非也而必刻期立信則未爲是也何也兩人居異地非可朝發而夕至約在二年之後而地隔千里之遙其間人事變遷疾病不時皆難逆料必刻日以示信設兩人於二年後有君親大命奉以他往行者不及來居者不得俟必廢大命以踐小信否邪卽料萬無其事而後出此然道路舟車遲速之故果能自主乎假使舟阻風濤陸驚豺虎必試險以赴吾信是匹夫之諒也幸而疾矣必故遲之以如期是示友以欺也後卓恕與諸葛恪千里期日以身試險豈非好奇之過哉然則與友期可無信乎曰不然期其時可也必期其日不可也故傳曰復言非信也有子曰信近於義義宜也二年之久千里之遙刻日以爲期不宜孰甚焉嗚呼以吾觀二賢之爲其有憂患乎君子履之小人視焉吾是以終賢二子也亦所以愧世之面朋不心及久要而忘平生之言者

陳蕃論

陳蕃年十五庭宇蕪穢父友薛勤謂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馮子曰陳平宰分社肉甚均而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蕃之卒不能掃除天下也卽於一室蕪穢覩之矣昔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而望其交戒我烏有童年荒惰如是而能成大業者乎且其言夸

意肆亦非謹幼儀對父執之禮也大雅抑之四章近自庭內遠及蠻方細而寢興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小心敬愼而後可以當大任叔孫昭子之館雖一日必葺其牆第五倫郭林宗所過逆旅輒爲糞除而去古之君子類如是爾吾觀蕃之爲人忠毅有餘而深謀遠慮不足其請誅中官疏云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幷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洩言速禍豈不老諱哉謝元北禦苻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溫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蓋元於履屐間無不當其任溫於蒱博不必得則不爲楊誠齋曰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斯言也予於陳蕃信之矣

李絳論

大臣之正己以有爲也莫大乎惟理是主而不爲苟同所主正則賢者附不爲苟同之論小人將孤立而無所與以無與之孤勢當賢者之衆附又遇明天子多信其言行其道小人不敵君子勢固明矣於是思有以中之使君心疑而賢者退莫過於朋黨之說進吾觀唐李絳之相也在元和六年十二月而其罷以九年春正月首尾裁二年絳何求退之速而憲宗何任賢之疎哉絳自爲翰林以至入相無言不聽君臣相得之美史不絕書惟帝亦曰吉甫專爲說媚如李絳眞宰相也至八年夏六月大水振武河溢毀受降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而絳與盧坦皆以爲不可會城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乃帝卒用吉甫策而徙受降城於天德軍蓋至是而絳之求去決矣何也無故而蹙國二百里愚人不爲以憲宗之明達衆而強行之是固憐吉甫而忌絳也吉甫在相位十年言計鮮效而絳謀謨日驗君子怙焉帝固疑其黨矣

及盧坦、周愼義與絳同。憲宗必曰。是皆黨彼吉甫之計。無與協同。必又曰是孤立無黨者也。故明年絳罷。而吉甫在相位終其身。此元和之治所以衰也。且絳固帝之所畏也。帝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以吉甫之婉媚。形絳之附直。帝固便彼而憚此矣。帝嘗謂絳曰。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以此譖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所以亡也。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絳之言明且切矣。而帝卒不悟。絳屢以疾辭位。至是遂罷。吐突承璀出而絳相。絳一罷而吐突承璀入矣。故綱曰謹書之。見君子不與小人並立於朝。而又以病帝任賢之疎也。絳之賢。不得久於相位。承璀之惡。不使久於外服。是皆姦人朋黨之論中之也。自是牛李釁成。固結而不可解。以迄於亡。嗚呼。絳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可謂大臣矣。

陸秀夫論

帝昺既立。播越海濱。左丞相陸秀夫。獨儼然正笏。立如治朝。雖急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進講。世有議之者曰。迂乎哉。是不知通變者。結繩不可理亂。秦之緒。干羽豈能釋平城之圍。安有厓山播遷危急如是。猶治經作博士邪。馮子非之曰。陸丞相何可輕議。史稱秀夫與張世傑共秉政。外譬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皆出其手。固知不徒講章句而廢機務也。特以大道不可一日而忘。猶飲食不可一日而絕。觀其成旅中興。天未絕宋之語。至誠惻怛。忠見乎辭。及大勢已去。事不可爲。先驅妻子入海。負帝同溺。從容就義。爲國增光。蓋公之信道篤矣。此所以造次顚沛必於是也。佞方域有言。朋黨所以報漢。而漢亡於朋黨。

道學所以扶宋而宋弱於道學上與下兩失之此未爲知言者夫朋黨非能亡漢漢以不用朋黨而亡道學非能弱宋宋以不顯道學而弱使漢自光和以前舉海內人譽如三君俊顧之倫明穆盈朝官不失職宋自紹興以後講明忠孝大義發憤復讐任張韓劉岳桓桓熊熊不二心之臣以爲將用張浚父子朱熹師弟謀謨啓沃於廟堂之上以爲相至於秦賈韓史諸大姦一不柄用則可以唾手燕雲矣不惟不亡且可以昌不惟不弱且可以強其亡與弱者以鋼朋黨而禁道學也咎專在上豈下之失哉如必以二者爲禍人國而禁錮斥逐之吾誠不知其國與衰若何抑人心之不入於魑魅禽獸幾希矣陸丞相之所以造次顚沛必於是者亦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也聖人之言豈迂乎哉

周正改時論

周易革卦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是故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而革命之大莫過於改正朔伊尹曰爰革夏正尹佚筮祝曰膺更大命革殷是也一部春秋經傳皆改月改時而胡康侯輒以夏時冠周月遂疑誤有明學徒三百年以至於今胡氏曰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卽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時不易也是二說者吾姑徐之申吾辯而第先舉春秋經傳之改月改時者以明孔子筆削純遵周正斷無可疑者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八月雪也故書若夏十月則雨雪宜隱九年三月震電此正月雷也故書若夏三月啓蟄也久矣則震電宜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周之春夏之冬也惟其十一月十二月無冰也故書

若正月泮二月融則無冰也宜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楊龜山云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月也一語駁透劉向以爲周十月今八月也故隕殺非時若果夏十月焉繁霜宜也且無菽矣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太史曰日過分而未至謂過春分未夏至也四月也若果六月焉則夏至亦過矣故僖五年傳春王正月日南至天下有春月而冬至者哉昭二十年傳二月日南至天下有春分而冬至者哉此皆先正之通經者嘗論之吾第舉其略云爾噫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若生周之世反古之道擅改王朝正朔以從夏時是干紀逆節之大者而何以訓子臣康侯固賢者吾惟不敢厚誣聖人寧責賢者備而已矣

論凡十篇向刻解春集中今錄其一

解春集文鈔卷第四

記

御書萱瑞堂記

小雅四牡之詩周盛王所賦以勞使臣者也先之以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母而卒乃設言其情以勞之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傳曰懷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而范氏則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此王治之隆也乃幸於今見之康熙己卯夏四月皇帝南巡回馭止蹕於江寧織造臣曹寅之府寅紹父官實維親臣世臣故奉其壽母孫氏朝謁上見之色喜且勞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賞賚甚厚會庭中諼花開遂御書萱瑞堂三大字以賜嘗觀史册大臣母高年召見者第給扶稱老福而已親賜宸翰無有也今世使臣例得養親官所既異於古者懷歸來諗之情而今上以孝治天下推恩錫類合萬國之懽心以事聖慈太和之氣翔洽宇宙白華華黍咸遂其養臣則無憂北山子則循彼南陔雖草木之無知皆欣欣有以自樂固無物非忘憂之草蠲忿之花也矧聞曹公克孝令母亦慈記曰有深愛者必有和氣北堂之老顧而樂之是家之肥也瑞莫大焉韓退之美董召南之孝且慈而曰生祥下瑞無休期爲人子者誠知萱之所以爲瑞則孝於其親者可知矣夫有母尸饔而上不恤其私則祈父之詩作四牡所以爲王治之

隆哉曹公屬景記之此盛德事也景雖無文不敢以辭

庚辰殿試紀事

康熙庚辰殿試牓將發上諭內閣曰大臣子弟皆置三甲大哉王言明必及遠賞不阿近杜徼倖之門申草萊之氣於是輦門圭竇槁項而枯吟者皆喜相慶曰吾儕有望矣宋王十朋對策曰有司以國家名器爲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帝親擢第一明張居正枋國趨勢者輻輳萬歷庚辰殿試其子奮緣及第臚傳後有函入曰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爲鸞欺君實甚居正大怒索其人已亡去矣萬歷至今三浹庚辰百二十年閒江陵父子死骨久朽而至今談其事者猶有餘恨今皇帝神聖輔臣皆賢固絕無江陵其人者乃聖心防微杜漸猶恐紈綺蔽單寒必擇天下之俊良以授天祿昔段灼嘗慨據上品者皆公侯子孫當塗昆弟輦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沈今公道彰而士心奮雖百世之下當有聞言感心者況夫身被其榮者哉臣故謹記之以志盛事云

高士瓦覆遺金記

春日高士行乎獨松關見遺金一封於路上書縣都姓氏蓋田僦輸官賦者高士瓦覆之牆基之草叢坐而守之俄有一人惶遽而來僂身左右視高士問曰汝何尋曰尋失金指之曰瓦覆者非邪其人拾之喜而去門人路問曰夫子不取之以與之而瓦覆之何邪高士曰惡奚其然凡恩怨起於施報施報生於人我彼失之彼得之我何與焉且彼不聞德瓦而感之者以其無心也是故楚弓楚得不如人弓人得之宏

也。物各止其所。毋爲恩尸。毋爲怨府。小子識之。明日門人以告馮子。馮子歎曰。爾之師賢於沈驎士遠矣。鄰人路認其屐。驎士曰。是卿屐邪。跣而返。鄰人歸家。得屐以還驎士。驎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吾嘗以爲一屐之微。鄉鄰出入相友。何分爾我。既哆侈於是非之間。而猶多此一笑也。驎士有心。爾之師無心。賢哉瓦覆。吾將記之。門人笑曰。多矣乎先生之記也。亦有心哉。高士爲誰。杭人白衣冠五十年者也。門人請曰。毋著吾師姓名。以成其潛德。馮子曰。敬諾。遂不著。

商孝子斷手記

戎州孝子商瑜父好博。多負。盡亡其財。猶不已。瑜年十五。屢諫不聽。繼之以哭。父怒笞之三十。瑜遂取博具沈於河。父乃止。俄而病甚。瑜悔之。祈死於宗。已乃以刀加手。哭曰。父實好博。而我投具於河。人將謂我重財而輕父乎。不斷吾手。何以教孝。斷之不勝痛而沒。明日父疾瘳。瑜之兄瑾秘不以聞。蓋踰月而父知之。哭之慟。命瑾徧遊四方。求有道君子之文以章之。瑾因雲客先生書其事。自閩來杭而以請。馮子歎曰。君子行不貴苟難。惟當之爲貴。門內之治、恩揜義。子之於父。過乎恩可也。過乎義不可也。義過則亢。瑜之爲不亦亢矣乎。亢必有悔。乃又以兵戕其手而賊其身。是則鬻拳、先軫自討無禮以報於君者。而瑜致之於其父。不亦賊恩之大者乎。幸父疾瘳耳。浸假傷子而亦亡。則誠何以教孝也。瑜蓋質美而未學者也。然吾哀其志。又重雲客請。瑜之死孝。烈烈如是。不忍使其無聞焉。遂爲記之。亦用訓夫人子之事父母而不能幾諫者。

方節婦吞金記

毛會侯先生之女方節婦。其始嫁夫奕昭也。五日而夫亡。節婦墜樓濱於死。此事人皆知之。其吞金耳環指環各二枚。不知幾何年。節婦至死不自明。雖其舅與父皆莫知也。及奕昭有葬期。節婦毅然志同穴。絕粒十有九日乃死。未死前夕。遺矢下肉塊者三。滌器入廁中。明年夏。隸人浬廁曬菌道旁。里農拾耳環、指環、各一於淤泥。疑爲銅。又有拾指環一以質於肆。易銀七倍。一時喧傳。競往溷藩覓其餘。而胡與祥之女復得耳環一。合之銖兩悉稱。於是毛氏子以精鐐十倍贖而歸。蓋節婦所吞。不失一焉。嗚虖異哉。豈非天顯奇節於身亡之後。雖久而不磨滅邪。先生來杭屬予記。予曰。是固當記。今夫經史之垂教也。善有勸而惡有懲。往往於天地鬼神著其權。故其陰爲善也。天必著之。如風發金縢之書是也。其陰爲不善也。雖已沒世。天亦必著之。如魯夷伯有隱慝。雷震其廟。夏父弗忌犯鬼道二。犯人道二。既其葬也。焚烟徹於上。是也。他如縣賁父敗績死。忠未彰也。閻人浴馬而矢見。呂后考終。惡未報也。亦眉掘陵而屍辱。因是而思節婦吞金時。發於至誠之死靡他。貫金石。泣鬼神。雖深閨曲房而上臨下鑒。夫誰能掩之。噫。凡稱未亡人者。聞方節婦吞金事。亦可以興矣。

憫烈記

雲叟言臨汀白氏女。嫁夫七日而夫亡。白氏絕粒十日死。事聞有司。請旌。有司判曰。婦當守節。不當從死。例不旌也。時有郗氏者。寡居三十年。而私產五子。其家富。請旌。有司以合例旌之。馮子歎曰。節烈、世之所

高死、人之所難。以甚難之行。負至高之名。苟與之。則人當蹈之矣。人不能蹈也。則必非之曰。是不合例。雖死、吾弗與也。苟合於例。名共姜而實夏姬。且旌之。昔張裔對孫權曰。卓氏寡女賢於買臣之妻。嗚虖。自有此言。而更二夫者。恬不知恥久矣。白氏不旌。而邵氏旌。則寡婦皆賤死貴生。陰爲不義。其禍天下之人心何底乎。雲叟曰。君子旌之、賢於官。乃作憫烈記。

沈八公重復放生池記

不仁之人。必忘本。其始也。孝亡於所生。而後於民物也。無所不忍。傳曰。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不孝而能仁者無之。予觀沈八公氏重復其先放生池。而本天本祖之道。仁人孝子之用心。肯於是而僭焉。八公大父赤淵公爲後渠袁氏館甥。袁氏無子。遺產赤淵。有池焉。長一百三十餘步。廣三之一。游儀衍育於其中。赤淵卽世子澤民紹業。澤民者。八公之考也。捨池放生。後以貧。質池於辟疆八公老矣。殫力復之。而先志於是不墜。懿矣哉。八公之仁也。八公之孝也。詩不云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本天本祖。以仁育萬物。而有合於聖人父天母地之心。其道至大。傅休奕稱荀何曰。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或徒以爲浮屠氏之教。則然。不亦固哉。八公屬予記。遂書之。

流民船記

淮揚浸災。流民船入江南。每炊烟起。望門乞食。居人斥遠之。馮子見而歎曰。自封者不祥。虐無告者有殃。茲方違天。必自戕也。已而大火燔其里。人皆露棲。有乞者息廬詩云。水沒千人十上船。漸近人家炊晚烟。

我見人喜人逢我怒何船敢繫垂楊樹傷哉因記之以勸作善降祥者

邱大參公考終記

得喪死生之介能明其理斷然行之而無所係戀於其間豈不賢哉人之情貴得而賤失喜生而惡死故仕宦必覬至將相享年必覬喬松之壽而後滿志斯二者人情之大願智者順之愚者溺焉若夫懸車於未至之年達觀於疾革之日吾於山陽邱大參公見之矣西漢孝宣以前丞相致仕自韋賢始時年七十餘而辭廣德懸其安車以傳子孫此以知勇退之難漢書又載朱雲老病不呼醫飲藥竟以壽終乃最爲達公以漢陽太守擢參政年未艾也即解組歸卒年八十有一其卒也故非病醫曰少衰耳飲藥即愈公屏弗飲曰有命盥手正衣冠翛然而逝是其安得喪齊死生浩然去來而一無凝滯於胸中者與何其達也昔疏廣謂其兄子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公之謂矣夫不安於得喪之分者必不能達死生之理苟當彌留而泰然乃其所以去富貴如脫躧也景主於公家重公之爲人故於其考終也而記之

湯中丞雞記

予問黃進士春江湯中丞潛菴自明至今撫吳者誰比曰海忠介周文襄得公而三因言公涖任時某親見其夫人暨諸公子衣皆布行李蕭然類貧士而其日給惟菜韭公一日閱簿見某日市隻雞公愕問曰吾至吳未曾食雞誰市雞者乎僕叩頭曰公子公怒立召公子跽庭下而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如河南

邪.汝思啖雞便歸去.惡有十不嚼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幷笞其僕而遣之.公生日.薦紳知公絕餽遺.惟製屏爲壽.公辭焉.啓曰.汪琬撰文在上.公命錄以入.而返其屏.及內擢詹事.將行.百姓號呼.如兒失母.龍市三日.各繪像以祀.去之日.窮鄉下邑.士女童叟.手焚瓣香.咸來會送.民共闔城門不得出.公勞且慰曰.我何德.而勞父老.乃至於此.民皆羅拜涕泣.良久乃得行.敝篋數肩.不增一物於舊.惟廿一史.則吳中物.公指謂補道諸公曰.吳中價廉.故市之.然頗累馬力.嗚呼.清興以來.八座之中一人而已.宋李及知杭州.在郡數年.不市吳中一物.比去.惟市白樂天集一部.當時賢之.然李則郡守.而湯公位開府.又賢於幼幾遠矣.宜其可以媲美周海而三也.謹記之.以備異日史官之闕.

趙清獻三事記

凡發姦摘伏如神者.其才識得於天.邪抑學於古有獲邪.予童時所覩記鐵簡趙清獻公譚延臣.浙閩總督.判三事.至今杭人以爲敏.有肓者與屠者善.一日入屠室.虛無人.手摹簪中有錢五百.懷之走.屠者覺而追於路.肓者撫膺大詬曰.天乎.無辜.吾自積錢.吾不盜.若錢.乃欺虐吾孱.利吾錢而要刼乎.衆皆信.公過.控焉.命盎井水投錢.浮脂熒熒也.乃斷錢歸屠者.法司鞫殺人者.既自誣服矣.公驗屍與刀.疑之曰.傷不及寸.而刀盈尺.此必冤.後果獲眞殺人賊.夏大旱.山中人相驚以旱魃.見若赬顏赤髮絳衣冠者入門.人伏匿.而財物失.公笑曰.非魃也.戍邏者譁捕之.果獲暴卒伏法焉.然而是三者.古之人有行之者.豈其才識皆得於天乎.如張舉、余良肱、張田之屬.其智頗相類.載在前史.夫又安知清獻之弗學斷斯獄於古也邪.三

事可傳予恐久而忘焉故記之以爲惟良折獄者法

三蔣侯祠記

天以生人爲心人以生人爲德故人能存心利濟誠於中而久於外乃天之所甚貴也生卽未膺顯祿而沒必爲明神鹽橋有三蔣侯祠侯諱崇仁宋南渡時人出家財糴穀平價以救貧者使人持升斗自量里人呼爲蔣自量云弟崇義崇信踵其志而行之比卒里人卽其家立廟以祀度宗咸淳三年賜額曰廣福詔封三蔣兄弟皆爲侯今且歷年五百而里人崇祀弗替人多疑侯生平無瑰意琦行胡獲報如是嗟乎三侯本布衣平糴周鄉里兄弟相繼垂六七十載所濟活人無算既誠且久可不謂至德乎哉唐時廣陵有李珏者以販糴爲業每斗惟求子錢二資奉父母凡升斗皆令人自量後百餘歲仙去又宋尚書張詠守成都夢詣紫府有黃兼濟者坐其上明日召而問之對曰愚無他善惟每歲秋收隨意出錢糴米竢來年新陳未接時糶與細民價例不增升斗如故詠歎曰是宜居我上也此皆生仁民而死爲神無疑也豈獨三侯哉豈獨三侯哉祠燬於火今新之惟景實生於侯之里今居又近祠里人曰記之莫如子宜故記之

小滄浪觀魚記

初夏亭午馮子與邵子步乎韋菴環小滄浪之池以行飯朱魚千頭游泳荇藻閒童子曰魚飢乎魚飢乎撒糈於池如雨羣魚上浮儵者呑儵者唼往復縱橫皆乘閒吸粒而鬬其捷得則洋洋然其不得者望望

然以去。邵子歎曰。魚相忘於水久矣。一旦動於欲而紛然擾。驩虞小補。利之而庸民皆囂然攘臂以棘功利。五霸之罪也。魚之無知而使生爭心。此亦童子之過也。馮子曰。然。他日又過之。久不雨。水涸。魚吐沫浮濘。其氣腥。童子投以飯。弗顧也。俄而雲興而雨降。鬣皆唼喁仰水面。以口承雨。惟均。相與各止其所而同得其樂。熙熙然忘矣。是以魚之養養魚者也。天之爲也。曩以童子之養養魚者也。人之爲也。人則偏。偏則不給。不給則爭。夫物惟樂乎天者爲能忘。邵子目馮子曰。識之乎。曰識之。此王治也。邵子曰。奚象之徵。曰吾聞諸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不恃。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邵子曰。然。於是隱乎韋菴。以觀水漲而樂魚之樂。既而雨止。魚濟不見。

深淨軒飲酒記

秋夕。三宋兄弟邀予與烏目山人飲深淨軒。山人張拇陣。決勝負。以賭酒。予屢挫其鋒。時稗佳、蘭揮皆不飲。予獨與大宋、山言角。連勝之。猶賈勇不休。山言謂稗佳曰。濟師。汝手負則飲吾口。自是予三北。山人笑曰。好勝者必遇其敵。信夫。予卒爵三歎。山人曰。非歎所也。曷爲然。予曰。蘭揮氏之不飲也。無成與虧。勝亦不名。敗亦不名。予有感於無名天地之始。是以歎。再歎何也。曰。稚佳氏之戰。必勝也。得失無關於己。其神暇。故曰瓦注巧。金注拙。凡外重者內拙。我其拙與。是以再歎。三歎何也。曰。常勝而驕。是狃於滿。驕也。吾苟保勝而斂鋒。胡爲有三北之罰。噫。古來勤遠略。啓內憂者。患生於窮黷。而不知止也。穀梁氏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則何如光武閉玉關。謝西域。坐享太平。爲計之得哉。語云。制勝非難。保勝爲難。是以

三歎。

記祥峯出世始事

浮屠祥峯弱冠落髮。馮子問其由。歎而言曰。夏之日。閒游於北門之外。高柳搖天。而根乎水濱。予樂美蔭。婆娑其下。有蚿徑尺。據根臨水。若有所耽。予諦視之。巨蝦浮波。一前一卻。所以誤蚿而誘之溺也。蚿貪其餌。身拜於河。足髓根不及三之一。蝦仰腹鼓蚶。搖搖然若親暱。張其鬚而卷其尾。蚿將吞之。蝦闖然距躍。出蚿不意。陷於河。蚿於是焉徬徨蜿蜒。延緣近岸。蝦復跳而遠之。如是者三。蚿力竭。淪胥以死。蝦乃申兩足。夾蚿要領。橫磨於鬣。若鋸皮裂。遂中斷而盬其腸。曾不移晷。蝦亦死於脹。悲夫。予觀夫世之戕其身。如二蟲之爲者。蓋比比也。是以懼。明日辭家別妻子。遂逃遯乎方之外。馮子聞其言而感之。退而書於策。俾觀者鑒焉。

予嘗問儒釋同異。祥公曰。孔孟吾師也。何異焉。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卽天堂地獄之說。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卽六道輪迴之說。未有生爲人而死復爲禽獸者。未有生爲禽獸而死復得爲人者。故曰存心養性所以立命。予一日與祥公論波斯匿王。祥公笑曰。不特一彈指頃過來今。卽一日之間。而生老死之理備矣。予曰。何謂也。曰。明而動。所謂勞我以生也。晦而休。所謂逸我以老也。寢而夢。所謂息我以死也。故達人樂死。愚者貪生。祥公蓋有道者。附記二言於末以自省。

竇菊記

方伯圃中多壙土種菊繁華旣開盆而列於庭分其色各一輩升高而望之白者如荼紅者如火黃者如金已乃參伍其色上下之望若雲錦之屏有姑蘇盧兒者善種菊貢其白者華大如蓮房主人愛而名之曰雪蓬予嘗召盧兒問其方對曰擇是種之佳者謹殖之平土而舒根上得陽而下得陰溼者燥之燥者溼之故莖堅而節疏其駢枝蠶葉必剪凡苞之生也不齊吾長其兄而夭其弟不然者華棘而不肥明日主人將享賓恐霜損雪蓬命登盆於堂紅毛之猧小矣猫狎處相與戲於盆猧蓐根而伺猫撲之猧怒而牙之撥其根而拜其枝弄若超距然落英滿地主人晨起見而大歎姑蘇盧兒大歎賓客來觀者無不三歎以爲恨於是將笞人奴產子之筦華不謹者馮子後至不歎曰是固菊之命也於奴胡治爲一旦去野以升堂遂竄於猧猫之戲是恩之適所以害之也非奴產子之過也主人不懌曰菊亦有命乎曰有命成亦命也敗亦命也斯固盧兒不及操其成而猫與猧不克司其敗者也曾不若戔戔在野者猶得榮月露而悴雪霜枵然大者安在哉夫榮而悴者菊之正命也去野以升堂而竄於猧猫之戲非正命也是之謂外內之刑主人作色曰何哉外內之刑馮子曰外刑者金與木也內刑者動與過也是故宵人之麗於刑者金木訊其外而陰陽蝕其內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皆生爲動動可不愼乎主人色少和有閒喟然曰善吾乃今而知靜之爲福也大矣雖然物之不材者不遷於野不登於堂不寵貴於人人適然而榮適然而悴以終其天年孰使之異於衆者非盧兒邪是造菊命者盧兒也竄菊命者亦盧兒也猧與猫且不得操命權而我何過哉馮子曰善論命主人笑曰我質於言先生文曷爲我廣之馮子遂言曰美好者不祥之

器。而暴得大名者物敗之。吾不獨於菊有感焉。古之人美也而巇。才也而寺。智謀辯勇力也而刖、而剠、而烹、而醢、而五體裂。奇才之麗內刑者。或無年而凶短折。非才美者無命。才美者固不善安命之具也。不安命則動。動則凶。古之碎首糜軀若雪蓬者皆自取。故曰聖人權福則取重。而權禍則取輕。有以夫。主人曰。先生辯則辯矣。抑雪蓬之實終非自取。鄉使吾不登於堂。即登於堂。而無猧猫之戲。則茲花不且久榮觀而終晚節也哉。故吾於命之疑終弗釋。曰是所謂莫之致而致者也。晉將畢萬七戰而考終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有心於辟禍。又不若無心於任運也。主人大說曰。善。微小物無以發昌言。雪篷之命亦長矣。請書以爲記。遂書之。

解春集文鈔卷第五

書

上湯潛菴先生書

聖人者、除天下之患者也。昔聖人欲除天下之患、而無其位與權。於是乎作春秋。蓋春秋書天下之患備矣。聖人書天下之患備者、非徒以爲警戒也、將使天下後世思其致患之由、而豫防者。深思其大患之迭相爲乘、而除患亦有本。此莫不自君與相之心爲之。善乎董子曰、天下無患。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後王道舉。禮樂興。其心在此矣。是故君子以天下爲憂也。且夫天之愛民甚矣。作之君、作之師、以爲民也。漢武帝有言、天非爲君生民也。豈不信哉。聖人作春秋。於日食、星變、雪、霜、雨雹、山崩、地震、大旱、大水、螟蟲之異、必謹書之者。凡以爲民也。故春秋之作、聖人法天。法天者、法其愛民之心而已矣。今江淮之民、獨不見愛於天乎。其大水爲災、不得給饘粥。保田廬者、天也。其居平土而亦時時抱漂流滅沒之患者、非天也。明公其亦知之矣。知之而不救。仁者何以爲心。然有爲公解者曰、其位不及焉。其權不屬焉。夫公之位固及矣。然而解之者曰、位雖及而權不屬、猶弗及也。是故除天下之大患、視乎權。而致天下之大患亦恃乎權。甚哉權之爲利害也。龍淵太阿、仁者試之除凶暴。不仁者試之賊善良。視所操矣。然而今日除患之大權、實惟明公操之。何也。一人所深信也。青宮之師、而百僚之表。天下理平之所

由也。側聞淮揚道路之言曰。公哀吾民。窮困已極。公將入告。官不催科。罷爲廢縣。吾屬死骨復肉矣。此或人情仰望之深。未可知。然固以聖人之心。置明公之腹中。而人人信之無異辭。則明公所以自命。竭精誠以靖獻。上報一人之知。而下副天下之望者。宜何如也。夫以江淮澤國。隄防之不修。天災洪水不時。必使不役一夫。勢亦誠難。然役之者計工予直。則可矣。乃今經手者不一官。染指者不一吏。民直空手而歸耳。役數萬之夫於土功。則必失數萬之夫於南畝。而又蝕其直。民實羸餒而督工之鞭笞隨其後。嗚呼。民困如此。有不上干天和者乎。累年蝗澇。以此也。大哉漢文詔曰。禍由怨起。而福由德興。故曰致患有由。則夫除患亦有本矣。明公正人也。言正言。行正行。今爲宮詹長。自能輔導儲君。養成德性。其故事賈董常言之。不待景贅。昔李文靖爲相。日取水旱盜賊奏之。欲人主知四方艱難。大臣用心。固宜如此。景、錢塘之狂生也。性嗜義。蹈水火不顧。蓋聞聖人之論儒行曰。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起居竟身。不忘百姓之病。其憂思有如此者。（文昭案儒行文曰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注信或爲身公蓋本此作終身舉動用）久客山陽。悲此鞠凶。烏能已於言邪。當今名卿如都御史魏公環溪。景昔已未上書盡言。輒蒙容納。兩浙中丞趙公玉峯。今丙寅春。景條陳時務十五事。悉見采擇。刊教施行。浙東西十一路。獨恨無因緣進於明公。今公應召北首。惡可當吾前而失之。孔子曰。遇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敢進說如右。伏望明公以愛民者荅天意。以春秋之道格上心。明致患之由。端除患之本。正其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天下。則禮樂興。王道舉。萬物被太平之澤。景固所被中之一物耳。且得以狂終老巖穴間。自是以還。亦可絕口不譚當世之務矣。

時湯公不由汇淮入都。此書無從達。因寄萬季野代投。公見書三太息。方處憂心悄悄時。公遂語季野致意。且勉立德功。不在徒言也。又嘗語門生沈昭嗣曰。令友馮山公。固是不朽人。又曰。青吏名長。不在暫時科第也。景至今書紳。矢不負公語。自記

上總漕徐公開濶河書

蓋聞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捍大患。興大利。使後世蒙其福。事在宜行。毅然起而圖之。獨斷不煩於再計。而大功必慮其萬全。乃克有濟。今秋淫雨彌旬。三城水溢。舟行坂上。蛙鳴竈中。淮民困於昏墊。蕩析離居者殆半。究其所以。皆濶河淤塞日久。三城水無所洩故也。夫三秋多雨。亦天行之常耳。連緜才一月。而城不浸者三版。斯以危矣。令加以不可知之天災。江星數動。而月常離畢。將民盡爲魚。欲不寒心得耶。昔禹鑿龍門。決河流。放諸海。九功既成。萬世永賴。劉定公勞趙孟於雒汭。欲其遠績禹功。以大庇民。而史稱蜀守李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渠可行舟。有餘則用溉灌。百姓饗其利。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鄭國鑿涇水爲渠。溉鹵之地四萬餘頃。畝收一鍾。於是關中無凶年。此皆治水之卓卓者。近世如潘季馴四堰之築淮陽。食其德不衰。濶河受淮安三城之水。由軋東溝七十餘里。至射陽湖。以入於海。凡數百年於茲矣。自濶河失浚。水面高於城中者累尺。城中有水積而不流。涓滴待其自涸。反懼外水之侵。而堅塞水竇以拒之。日復一日。習爲故常。因是與文閘雖設。而年年牢閉不敢開。夫是閘固淮之生方也。閉生方之水毋使入內。積止水無由出。辟如人之一身。下不得解。而上不敢食。塊然尸

居。生意盡矣。宜淮民之窮也。猶聞長老言。疇昔淵河通時。米薪百貨。輻輳東關之外。道便而民利興。文閘不閉。故文風科名寖昌。而閭閻血脈通。生計盛。則是河之所係。概可知也。今秋久雨決隄。山鹽、高寶、邵宿、睢、沭諸州縣田廬漂沒。畜牧陸沈。老弱塡溝壑。丁壯流離轉徙。魚潰鳥散。賴明公疏請蠲賑。市鄰省粟。立平糶法。餘民得以更生。然愚爲淮民生齒幸者。尤在明公以開淵河爲已任。蓋蠲賑市粟。可暫而不可常。而茲河一開。後有萬年坐食仁人之德無窮矣。先是淮之人士。非不嗷嗷告哀。迺旋議旋止。類於道旁築室。患在計不先定。又無實心任事之人故也。愚以爲明公果毅然速行。其在今日有七便。而擴五利。請爲明公陳之。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今者人心苦潦。欲得淵河洩之。甚於望歲。春夏水發。力無所施。霜降水涸。則不煩申令。人人樂役。其便一。且濬淤河。較之堵塞決口。加築隄岸。事體迥異。堵塞則有樁柳葦纂之費。加築則有採石辦灰運甓相杵之勞。今濬淤不過掘去河身壅土而已。其便二。河工役夫。遠者百里。近亦數十里。今沿河莊農。皆可應募。各爲近阡田園計。非同勢驅刑迫者比。用力自奮。其便三。河夫工銀。每日例給四分。隄岸衝決無常。多有後患。今應募之夫。事竣卽罷。無追賠之累。日得四分。民喜過望。其便四。鹽城漕糧。原自淵河輸淮。近以河淤。故反就淮糴米充數。姦儈高下其手。鹽民苦之。淵河一通。舟楫可達。則民自以本色供正賦。折價採買之弊。孔盡塞。其便五。欲開淵河。應先遣廉幹官。踏勘支河幾條。通達某處。縱橫幾何。以河工挑土方之法計之。每夫一日約挑土若干。共計該夫該銀若干。確有成筭。然後不惜命駕。復覈了然。委員分管。事關考成。官吏奉公。肯徒畏法。可以計日成功。其便六。

近又訪於故老。得明萬歷二十二年開濬澗河碑記。具載澗河肇自宋人。疏達三城積澇。通達各鄉舟楫。厥利匪細。歲久淤塞。至萬歷三年。總漕王公開濬。議每年動支本府四稅銀兩。爲歲修費。著爲定規。後因河潰范家口。澗河復壅。至二十一年。總漕尚書李公三才。採鄉民任勳等議。自龍王廟濬至受河寺。計長三十里。面闊四丈。底闊二丈。深七尺。仲冬畢工。明年春。復自受河寺下接車家橋東至射陽湖。計長二十里零二十丈。開挑深闊如前式。復於城西與文閘開一涵洞。引漕流由城中與市河聯絡。入於本河。又於河邊適中處。地名郭家舍。建閘以備蓄洩。仍行山陽縣佐貳官一員。專管歲修。年加深浚。即歲修銀兩不敷。不妨請增以求永利。既有故事可攷。準而行之。其便七。有此七便。宜乎令未下而懽聲載路也。嘗稽昔賢多以凶年興大役。如范文正守杭郡。值歲饑。力請發粟行賑。兼諭各寺觀大修浮屠老子工作。竝興或譏不急。公曰吾以食貧民也。蘇文忠亦然。值杭大旱饑疫。浚二河濬六井。築西湖長隄。南北徑三十里。以通行者。全活萬計。他如顏魯公守撫州。治陂灌田。汪綱知蘭谿。大興水利。王安石爲鄞令。築堤瀦塘。皆以歲歉舉事。今濬澗河藉活飢民。工易成而民得食。此一大利也。水之災甚於旱。旱無田禾。廬舍猶在。今皆漂沒。不保一椽。壯者散而之四方。難復本業。今於澗河兩旁。相度隙地。草創廠舍。招集流亡。有願食其力來赴土工者。命詣所在有司。報名注册。俟開工有期。照名安插。給粟給錢。則飢民歸之如流水。不致遷土而大去其鄉。漢時尚有募民徙塞下以實廣虛者。今去幽谷而遷喬木。不離土著。十年生聚。成邑成都。此二大利也。語云。飢寒至身。不顧廉恥。慈母不能有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故不地著。則離鄉輕家。亡命

相聚而爲盜。此大可慮也。今誠棲留有所。資生有基。復業有望。非甚無良。豈甘自絕。從茲犬不夜驚。民皆安枕。此三大利也。濶河一水。遠通高、寶、興、泰諸州縣。土皆宜稻。兼饒魚鹽蒲葦之利。此河開。則米薪之船往來絡繹。商賈道便。百貨流通。又可藉沿河居民。於隄閘處所。謹啓閉。時蓄洩。可以變潟鹵而爲沃野。此四大利也。濶湖通。則三城無淳水。興文之閘可開。生氣流轉。地靈人傑。賢才輩出。文武忠孝。當不減於韓王孫、枚氏父子。徐仲車、陸君實、諸公也。此五大利也。古人於治河救荒。皆云無奇策。今明公一舉而兼二奇。得七便。而開五利。百世之後。猶將載德。豈特七邑三城、拜賜而已哉。

癸酉試順天上董總憲書

辟雍者。首善之地。天下人才所共歸往者也。白虎通曰。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故謂辟雍也。英俊之士。巖棲而川居。以禮招之。猶恐不得致。惡有下逐客之令。如今日鄭御史之所奏者乎。彼蓋嫉太學生徒來試京師者。江浙走名之人。居多首下尻高。喪失廉恥。營鑽關節。故建議謂莫如令各返於其鄉。應試之爲便。因噎廢食。非通論也。若從其言。太學六館虛無人。而祭酒司業之官皆可廢。自古及今。有是事乎。村學究聚羣蒙而教於其塾者。累世矣。鄰有豪暴者。嫉其一徒不肖。空羣而逐之。墟其塾。曠其師。村無讀書聲。可乎。不可也。江浙走名者。不過數人。謹飭自好者比比也。言官苟訪聞得實。第斥此數人者。以靜士氣。其作姦有驗者。明白奏聞。重者法之。輕者黜逐於國門之外。并不得齒於其鄉。亦可矣。顧爲是變古亂常之言。何居乎。漢朱浮上書曰。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

臣恐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浮之斯言切中事情不惟叔元云爾歐陽永叔議學狀曰若不用四方之士止取京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尤其不可者也宋朝引試率在八月中韓魏公當國日二蘇將就試子由忽病公輒奏上展限上許之自後試科竝至九月夫憐一人之才不得與試且改常例此誠古大臣好賢之盛心非庸人可學顧江浙之士千餘豈無一人才及子由者必驅之使歸不得與試抑何用心刻薄與韓忠獻相去天淵邪神宗更新學制有司約束過於煩密劉摯上疏曰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爲而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誠篤論也今疏下九卿議伏冀明公報罷無稽之言上廣闢門之聽收賢才以宏教化崇首善而重京師天下幸甚

與張毅文論折田書

適論折田較元額畝數多寡不同云卽禹貢上中下錯遺意大善頃得劉給諫疏稟讀之其說益詳所謂地形有高下平頗十性有沙鹵肥瘠古人則壤定賦固不能強之使同是也就揚州而論江都之田一萬七千餘頃額徵五萬餘金全書已注明折數矣若高郵田二萬五千餘頃額徵四萬一千餘金泰州田九千餘頃額征四萬四千餘金非泰州之田僅高郵三分之一非泰州之賦重於高郵三倍也蓋泰州大地而高郵小地也又如興化田二萬四千餘頃額徵二萬八千餘金寶應田二千餘頃額徵二萬餘金非寶應之田僅興化十分之一非寶應之賦重於興化十倍也蓋寶應大地而興化小地也小地則一畝爲一

畝大地則數畝折一畝一畝爲一畝則賦輕數畝折一畝則賦重因是而知山陽之田所謂原額一萬八百四十二頃者大地也今折時田四萬六千頃者小地也何疑焉今上命修簡明新書將來頒行天下縱有言利之徒欲變成法可以無慮但山陽縣誌未及此足下修誌宜載劉疏及鄙言亦愛護鄉里之一助也景頓首

與喬侍讀書

景頓首石林先生閣下難進而易退者君子之節也別是非正舉錯入告於君以進賢退不肖爲己任大臣之忠也然而君子無求大臣之心而大臣有必薦君子之勢爲君子者宜如何而處之曰告之以其誠然而不欲出者以樂吾志而已矣方于公力排開上河議時舉朝明知其孤忠而重違上官大夫之意於是相與蓄縮首鼠天子顧問皆模棱持兩端惟閣下奮不顧身直陳利害天子動容大臣變色而明日又厲聲叱上官大夫於朝同列莫不縮頸駭汗閣下意氣自若方是時閣下與于公無積累之歡特爲國是起見重憫江淮億兆夷人無辜而斬艾迫於至誠議不反顧然于公不得不引爲知己者亦非徒德閣下出死力以助之而感閣下正道直行有同心共濟之雅也及羣小中傷落職家居比見閣下貌益豐氣益遒著作益富曾無幾微不自得者蓋閣下嘗以樂志名其堂於此信之今大姦去公道彰閣下豈有冀焉而今日閣下姓名復徹於天子之耳臨朝而垂休問者于公也于公之意夫豈苟以一官榮閣下是非明舉錯當以人事君其道宜然又況同心力共患難於疇昔者乎然景獨謂閣下其必以誠辭其說之詳則

見於憂治論揆諸君子進退之節抑又不可不審景誠不自揆區區之心願陳於左右昔歐陽永叔與范希文爲深相知坐希文貶及希文經略西夏時辟永叔爲掌書記而永叔不從其書曰吾當與公同其退不當同其進也閣下必能爲永叔無疑而景復有言者辱知之厚不敢不盡其愚伏惟幸察不宣

爲平陽令上王撫軍書

平陽常平倉餘穀分貯寧、金、衢三府不敷之十一縣計其程皆由處州下河歷桃花嶺諸山至金華分途進其開舟裝陸運動必需夫今奉檄撥穀四萬七千四百七十石有奇需夫稱是而腳價日用諸費過之平陽兵燹之餘戶僅三萬而贏乃需夫至四萬七千四百七十有奇雖驅南畝之農夫而不足也實徵地丁銀兩僅二萬餘而水陸腳價日用之費倍之雖罄百室之蓋藏而亦不足也役四萬七千之夫而疲於道即失四萬七千之農而荒於田將見百姓流亡飢寒失業稼穡從何而治賦稅從何而供乎夫穀自平陽肩負出郭登舟而至飛雲渡自飛雲渡陸運半里至瑞安河瑞安河至溫郡盤埧過船而抵處州下河每石費水腳銀二錢總計之當九千餘兩就舟則皆高灘淺水米穀重必旬餘始克到就陸又皆巉巖險道負重陟嶺三百餘里乃抵金計四萬七千餘人口糧腳價旅宿諸費又若干金此出之官邪出之民邪官無以塞民無以償公私交困死亡無日矣此第自平陽到金華其費已如此況由金而分運於東陽、武義、浦江、義烏、湯溪由金而分運於龍游、江山、常山由金而分運於慈溪、黃巖、定海爲時爲費又不知幾許乎或謂黃巖、慈溪、定海三縣瀕海海運可通萬一風波碎船人穀兩亡誰任其咎去年部議浙係澤國舟

楫可通。此泛論浙西地形可耳。詎所語於溫郡之隔山阻海者邪。卽部議令運貯於不敷州縣。亦非定令有餘之縣運之也。夫各縣有餘不足。莫非王士王臣。與其疲一縣之民。分運穀於十一縣。而獨力難支。何如以十一縣之民。共運穀於本縣。而衆擎易舉乎。若淮照糶價買補之例施行。上策也。或用中途接運之法。以均勞逸。抑亦中策也。舍是二者無策矣。惟憲臺擇一而行之。

與邱季貞先生書

中夏寄短札。以申遙情。比來音驛致希。勞結何已。江北苦潦。淫霖累旬。曀曀陰霾。罕遘陽景。昏墊之狀。不可具說。舟行橋上。讀鳴鼃下。牆傾棟摧。與雷雨之聲相答和。甚可怪也。日者隄決眞武廟。滿城惶惶。幸中秋後。天氣開霽。淮民之得免爲魚者幸耳。所以然者。溯河淤塞日久。淮安三城之水無所洩故也。景同鄉有吳常欽者。爲大河衞守備。雖武人有志茲事。景力勸之作文書。請開溯河。至軋東溝七十里。達射陽湖而入海。則三城水患可已。此事行淮南數世之利也。上之觀察使。乃徒歎其言甚懿。莫肯任責者。議寢不行。噫。秋雨僅一月。城不浸者半。濱河人家。莫不流離轉徙。景常駕舟出郭。比戶無炊煙。數里不聞人聲。惟羸犬猶守空屋。垂尾狂走。環水而嗥。設使月常離畢。而江星數動。則三城爲具區矣。賈生曰。失今不治。必爲痼疾。後雖有扁鵲。弗能爲已。若今所見。皓皓旰旰。閭殫爲河。延道弛流。蛟龍騁遊。其去瓠子之決無幾。而當官絕不經意。患過則忘。徒恃不可知之天時。偸懦苟安。如病已中腸胃。猶諱疾忌醫。是豈可不爲寒心哉。先生居史館。方修河渠書。而淮揚爲桑梓邦。豈無意乎。誠以客冬車駕南巡之澤。得究斯績。先生待

詔時爲上懇懇言之其利博矣紀綱北首附問近履兼述所志伏冀留意不宣

與陳漢書

嘗聞損上以益下謂之益損下以益上謂之損明於損益之道必不肥官以厲民善乎賈誼有言民至賤而不可簡至愚而不可欺自古至今與民爲讐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出爾反爾畏乎不畏世之興利不顧患者其本意非必悍然讐民特以爲不如是則無由暴己之能而受知於上以蒙福耳然吾觀古來興利之臣皆不得其死如漢桑宏羊唐宇文融王鉷劉晏輩始未嘗不取貴仕卒由此敗宋如李諮陳恕林特子孫皆不免非命蓋剝下益上陰責最大且書諸史策永受惡名不亦愚且哀哉山陽民田原額一萬八百四十二頃零今折時田四萬六千頃此載在易知由單可考者夫時田卽原額所謂京田以小地析言之有四萬六千頃之多以大地折言之止一萬八百四十二頃有奇耳自明迄今未之有改也乃聞足下創議欲照時田之數實征於民民苦大災大役極矣復能堪此邪今上至仁至明重憫江淮水災不惜發帑金數百萬以濬下河而其恩方未有已也此議果上爲國歲增賦金本以邀功而上或反以爲罪唐太宗黜權萬紀曰朕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利以桓靈待我邪今欲變成法以斂衆怨不務宣上恩德而大傷國體非罪而何明則不惑仁則不忍朘民之生此議上而受譴決矣興利求福迺更得禍事固未可知也孔子曰損人自益謂之不祥仁者不惜亡身以利天下而忍出此哉假使病天下以利吾身不仁者忍爲之究竟作孽降殃禍集厥躬不得良死如宏

羊、融、晏、輩可爲不仁不知之極也。傳不云乎。命可長也。柰何弗爲。仁者知者其圖之。今譸言滿路。怨詬交作。咸謂出足下意。卽非出足下意。尤當諫止主人翁以弭詬語云。擇禍莫若輕。僕與足下同鄉里。令族弟又雅故。有所聞見。敢不盡愚。

解春集文鈔卷第六

書二

答友人問二適相爲服書

足下適也。足下兩弟。其母亦非庶也。禮不二適。所以重正。未有匿不言適在。而復異地別娶。如適者歸。又不能倣黃昌之告新妻。使避正室。則是足下先人之失也。禮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顧使二適專堂。兩婦執祭。物莫能兩大。而內寵竟竝后也。有是禮乎。昔舜不告而娶。烝禮蓋闕。故堯典以釐降二女爲文。不殊適媵。傳記以妃夫人稱之。明不立正后也。今乃士庶之家。而有二適。當時宗長不能糾其繆。執友不聞繩其愆。今父已沒矣。過已遂矣。兩弟又爲足下母服三年矣。弟母沒。足下欲不爲之報。此其所以結怨而速訟也。夫趙姬雖貴。必推叔隗。原同雖寵。必嫡宦孟。鄭使尊公制先後之義。異母崇卑。讓之道。兩弟達長少之序。足下行變禮之中。則何爲而有此訟乎。張華曾造甲乙之問。曰甲娶乙。後又娶丙。居家如二適。其子宜何服。太傅鄭沖議曰。甲失禮於家。二適竝在。誠非人子所得正。則乙丙之子。竝當三年。禮疑從重。此一說也。然而足下肯從之乎。太尉荀顗議曰。春秋譏竝后匹適。今不可以犯禮而遂其失也。先至爲適。後至爲庶。丙子宜以適母服乙。乙子宜以庶母事丙。昔屈建去芰。古人以爲達禮而得禮。丙子非爲抑其親。斯自奉禮先後貴賤順敘之義也。此又一說也。然而足下兩弟肯從之乎。今官斷令足下如服慈母者。此即

晉時秦秀議也東平王昌父喪取二適室昌疑所服秦秀議曰二妾之子父命令相慈養而便有三年之恩便同所生昌父何義不命二適依此禮乎不得已姑依官斷足下之情亦平而兩弟之訟可息矣如欲終訟則非僕之所知也

與邱韻論堂不應爲人後書

繼禰大事始奉族長之命立經今欲罷而歸之改立堂此何理乎弈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五句之中一子一奪竟侔兒戲何立嗣之不如弈棊也吾聞之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今止一子堂必欲與去聲爲人後不亦秉心忍乎桓山之鳥生四子羽翼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聲極哀謂其往而不返也今足下之意將無以爲在彼猶在此乎是爲利動此心益不可問足下必不其然昔孔子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使子路出延射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不得入王肅注曰人已有後而又爲人後故曰與與之爲言求也不得入者惡其無恥也足下解免於衆曰吾非無恥爲利動不忍伯父之無後而後他人子故必爭之夫不忍其伯之無後而獨忍其父之無孫反而求之蓋亦不得於心矣然足下猶得自解曰吾年富力強安知其不再生今堂生已九年九年中不聞復舉子非生而不育也自茲以往脫竟不生柰何即幸生矣或非男子柰何使死而有知先君若問堂也足下將何辭以對今與足下謀者皆阿足下意不敢逆噫疢之美者毒滋多故趙良曰甘言疾也苦言藥也亦欲足下聞吾言而藥之也死罪死罪景再拜

足下之意是也。而事非也。事不師古、而行其意。如之何其可哉。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終身不嫁。爲內私壻。不嫁則不嫁矣。亦非貞節之義也。倉梧嬈取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也。不愼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今猶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乎。後雖欲悔。難哉。原足下之意。固亦無惡於天下。何則。伯父之存也。視足下猶子也。今於其沒乃不得視猶父也。足下已孤。不可出繼。靈然傷心。止一子堂。不惜舍以嗣。夫固以義動者。邪然而非也。案儀禮喪服傳曰。大宗者。尊之統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聖人制禮。本天理。酌人情。爲萬世法。如山之重。不可動移。今堂者足下之適子也。又單傳。斷然不可爲人後明矣。況足下之伯父。特繼禰小宗耳。又非大宗。比烏得執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之說。而冒行之也哉。且絕云者。蓋謂自同父周親。以迄大功、小功、緦麻。無服之人。通一族而計之。皆無應繼者。乃爲絕也。今有經在大功宜嗣。何云絕乎。經於足下之祖。猶堂於足下之伯父。其義均也。若以經爲他人之子不得立。何以別堂非他人之子而得立邪。抑何弗思之甚也。律曰。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云云。倘不論其獨子單傳。必同父周親而後可也。則竟曰儘同父周親足矣。何必更曰先儘。曰次及乎。至於子思兄死。使其子白繼之二語。不見於經傳。其爲後世好事者之說無疑。卽以理斷。亦舛謬殊甚。孔子沒。子思以孫承重爲喪主。此人所共知者。果有子白繼之之事。將繼之於孔子生前乎。抑沒後邪。生前則

宜命自孔子。子思何敢自專。其謬一也。且使子白既繼子思之兄爲大宗。則孔子沒。子白以適曾孫承聖人宗祧爲喪主矣。子思固庶孫耳。禮曰。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豈敢與其子爭禮。其謬二也。若繼在孔子沒後。是沒時子思之兄尚存。何以不爲後而聽子思爲喪主。其謬三也。反覆推究。皆不得其解。則其說之荒誕無稽可知矣。姑就其言論。在子思命繼之猶之可也。出於子白。則爲自絕其親。有是理乎。父與伯父孰親。今足下於伯父之無後則不忍焉。於己親無孫則忍焉。何其悖也。考君家譜系。象豫次子純。固宜嗣。然象豫遠宦於外。而純有母喪。適扶柩歸。儼然在憂服之中。母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謂可不待父命而出嗣。不邪。古者出繼。必奉父命。晉書羊祜傳。祜無子。帝以祜兄子酆爲嗣。酆以無父命辭。帝又令酆弟伊爲祜後。又不奉詔。帝怒。竝收免之。又按隋書劉子翊傳。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己。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於是下詔從之。曰格子（邵文莊公名寶。字二泉。無錫人。）曰。人之子。而子於人。遂爲之子。尊父命也。父沒。則母命之。父母沒矣。伯叔雖絕嗣。將不得子之乎。請於君。君命之。猶父命之。民之徵曷以請於君。請於令長。猶請於君也。曰格子亦通變之言耳。以晉武帝之尊威。尚不能強其子之必從。而謂族長可不待其父命。竟抑令出嗣乎哉。今必曲爲之說曰。象豫不欲。嗚呼。此沒後一日事耳。千里外之人。何由逆知之。而曰不欲。且人又何由逆知其意中事。而漫曰象豫不欲也。有駁立後議者曰。堂、獨子也。不得爲人後。而律不載其文。然則堂獨子也。可以爲人後。而律反載其文乎。又曰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不知小宗可絕云

者。謂小宗自身無子。苟族中乏應嗣者。不必爲之立後。非謂大宗無子。小宗可自舍其適子。而後大宗也。喪服傳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萬一宗族無昭穆相當爲人後之人。則足下之父支子也。可以出繼。而足下與堂皆不可者也。且天下豈有無父之子。異日堂應童子試。書三代籍。有祖與父。將安書。或曰。足下之伯父履泰曾生子魁。魁亡。則堂宜後魁。然吾聞魁生而殤。殤則不後。安得藉口生前將立以爲孫一語哉。夫準之於情。考之於禮。律之以法。皆無所憾。而乃大以爲不然。試問絕己之嗣以嗣人。其果情邪。禮邪。法邪。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殺人者。罪止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矣。今足下所與日夜謀於私室。類非通經學古之徒。事必有悔。及今改之。猶可及止。春秋譏遂事而書。戒恥過作非。不然。逆天道。非情也。違聖教。非禮也。蔑王章。非法也。將何所逃罪。僕言至再。不可則止。亦不三瀆矣。然終望足下勿行己意而師古道哉。

答孟達問喪服書

景頓首。復書伯通足下。辱問喪禮五服三殺之說。景既樗味。粗讀喪記。未經講求。然亦嘗聞之於先正矣。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夫人生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己。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父者子之祖。上推以及己之祖。子者父之孫。下推以及己之孫。是爲以三爲五。而又上推以及己之高曾。下推以及己之曾元。是謂以五爲九。五衰之等。唯父與長子三年。族莫重也。以三爲

五。則祖與適孫期矣。以五爲九。則高曾與曾元三月矣。昆弟期。而從父之昆九月。從祖之昆五月。族昆三月。所爲殺也。其不曰五爲七者。服數盡於五也。雖然高三月。則曾宜小功。祖服期。則曾宜大功。乃爲齊三月矣。句不敢以殺服加乎尊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時日。恩殺也。此之謂上殺。高曾曾元。同爲三月。所以報也。然高曾服同衰。而曾元緦卑也。此之謂下殺。堯峯汪苕文氏。乃疑曾祖距祖一世。顧爲祖齊衰期。而爲曾祖三月。其降殺不太甚乎。夫亦未明殺服之不敢以加於尊也與。足下又疑父在爲母期。而妻服亦期。聖人制禮。何無隆殺也。是有說。殷成式酉陽雜俎曰。今之士大夫喪妻。往往杖者。據禮彼以父服我。我以母服報之。杖同削杖也。閻徵君歎其解致精。且不獨削杖一也。拜用稽顙二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三也。爲母期雖除。猶申心喪三年。爲妻禫已過。夫必三年然後娶。以達子之志。若是者。何也。妻者齊也。共承宗嗣之重。故非他殺親之期所敢竝。苕文又疑高祖在九屬之內。大夫得立高祖廟。士亦得祀高祖。而顧不爲之服。此苕文不讀康成注而誤說也。喪服齊衰三月傳云。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注云。曾祖高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爲之服同也。又下緦麻章注云。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賈公彥爲之疏。亦云。高祖元孫皆有服。而苕文顧尙以經文不備爲疑乎。苕文遂議喪服傳舛譌。而幷詆漢魏諸儒守師說而不變。何其弗思甚也。今人於喪禮。罕所審問。誠有張口坐雲霧之誚。足下獨肯盡心。可謂加於人一等矣。有疑再析。不勝起予。

與友人論葬親不毀室書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蓋謂親所宜有之分。人子必當竭吾之力以致之耳。前日足下送母柩出垣。左行有窶人之宅當路隘。必毀之始可執引。右行則皆康衢也。第迂道二里。乃足下必毀之。而徐新其宅以償之。窶人固亦無怨毋乃竭其力以事親於無用之地也乎。僕烝雅故。不憚喋喋。而足下大怒。告客曰。季子皋葬妻猶犯人之禾而不庚。而況於母乎。是不然。古惟國君將葬。則除道毀室。士葬其親。而除道至於毀室。僭制踰分何如者。非禮也。亦非孝也。昔者鄭葬簡公。子產不毀游氏之廟。與司墓之室。雖遲朝塌於日中。猶云無損於賓。而民不害。則於迂道二里乎何有。彼臣葬其君且然。況士葬其母也哉。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子皋則爲邑長於斯。不買道而葬也可。足下豈亦爲邑長於斯乎。孔子曰。死葬之以禮。今僭制踰分。以事其親。亦非親心之所安也。夫人子以不安之禮加親。其於孝德。欲益反損。僕故述其所聞於古者而以告。

答百詩疑武成月日書

今文二十八篇之書。有單書月以紀事。多十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是也。有單書日以紀事。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是也。然亦以武成篇有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之書。故讀者可以互見。不必復冠以二月。此省文也。仍誥。丙午至甲子。皆冠以三月。顧命甲子至癸酉皆冠以四月。至洛誥篇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止書日而必結之曰在十有二月。其詳明如此。未有以此月之日紀事而仍蒙以前月之名。使人讀之。竟似有三十四日而後成一月者。有之自晚出武成始。先生疑之曰。武成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師逾孟津。已在月之二十

八日矣。復繼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是爲二月之四日五日。不見冠以二月。豈今文書法例邪。景以爲此殆與作穆天子傳及汲冢周書者同出一手也。穆天子傳卷一自戊寅迄丙寅。凡四十九日。卷二丁巳迄癸亥。凡六十七日。卷三甲子迄甲辰。凡四十一日。而中閒皆不冠以月。周書亦然。今觀世俘篇曰。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云云。次丁卯。次戊辰。次壬申。次辛巳。次甲申。次辛亥。次壬子。癸丑。甲寅。乙卯。自二月庚申朔。數至乙卯。已五十六日。不冠以閏二月。而下即云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且中閒復說剋紂命伐時日。如庚子乙巳。不標以月。夾雜非體。史家紀事。烏有此舛駁邪。按隋唐經籍志。藝文志。皆稱周書得於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而晉束晳傳。亦稱與穆天子傳同得。益驗其竝出一手。無疑也。故所見略同如此。

與金蕭山書

父之於子。無不愛也。然稱嚴君何哉。既愛之。必勞之。雖威以夏楚。而仍主於恩。爲民父母。何獨不然。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欲以刑罰慈民。是猶以鞭弭狗也。雖久弗親矣。非惟弗親。鞭之而反噬人。蕭山之民悍以譁。所由來久。於今爲甚。蓋自已巳春。狃於南巡渡江之役。帝有恩言霽威。而拊循之。於是蕭民往往大言曰。吾儕且見萬歲矣。何有於百里之宰。爲執事澈官而痛抑之。其尤桀驁不聽令者。又重加笞。且荷校於市。以僇辱之。始不過冀其改。今則民視宰如敵仇矣。夫既目與民爲仇。而冀其革心以從我。是猶負舟上山。抱車入淵。徒勤而無功也。則莫若解而更張之。所謂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此其時矣。善乎賈

生曰民者多力而不可敵也自古至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夫知民不可敵敵且弗勝也恩斯勤斯民乃懷矣是故慈民以德不以刑狥狗以骨不以鞭民雖卑且愚使之取吏必取其愛焉故曰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萬人愛之有歸則千萬人之吏也又聞之荀卿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莫若靜之庶人駭政莫若惠之賈生之言主於愛荀卿之言主於惠馮景之言主於寬其義一也慈民之術備矣執事其圖之景忝與尊先公雅故兩令弟及吾門景於執事有世講之誼故不惟公爲桑梓而其實私爲執事敢獻苦言之藥於左右惟執事飲而盡之沈疴去體不勝大願景再拜

與吳征吉書

足下無以合門食糜爲憂也此實千古美談足下田連阡陌秋收多儲而家猶食糜何哉非夫殫蓋藏以振鄉里之餓人而然邪則足下高義幾與漢伏惠公湛比隆矣湛爲平原太守謂妻子曰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麤糲悉分奉祿以振鄉里假令鄉人皆飢足下閉門鑰倉一家獨飽此則伏公之罪人也雖然吾不惟高足下之義兼服其智使足下亦如世之守錢虜夫錙銖而惜之升斗而靳之六邑皆飢一家獨飽則必犯衆怒共起而發其儲如振槁有求安居食糜而不可得者吾是以服足下之智也今蕭山又饑縣公親至足下之門求助賑足下立捐如干石昨張寶善來潘署嘖稱說於方伯前方伯大義之足下益宜努力無以斯舉自滿無爲善有始而不卒則眞吾友矣魯仲康嘗言萬民者

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失所。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足下卽不望報。然作善降祥。行道有福。理不可誣也。前所贈序。皆道其實。非敢爲諛。人不深悉足下者。輒疑荒文多溢美。足下勉之。一雪吾言爾。

與毛會侯先生書

讀先生所作戴烈婦傳。其事彰。其辭雅。必傳無疑。第系之於戴。則非也。戴、父姓也。吳、夫姓也。此如曰女則系之乎戴。曰婦則系之於吳。此名例之不可紊者。然則宜何稱。曰宜稱曰吳烈婦戴氏斯可矣。杞叔姬已絕於杞。而歸卒於魯。然春秋經書曰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成公八年。）傳曰杞叔姬卒。爲杞故也。杜註還爲杞婦。故卒稱杞。是也。齊人殺哀姜。而君子以爲已甚。故傳曰女子從人者也。（僖公八年。）亦有女子已嫁而未成乎婦者。死則歸葬於女氏之黨。（見禮記曾子問。）是故君子之稱名不可苟。將以信今而傳後也。況吳烈婦之死。如此卓卓。又得先生之文傳之。而柰何仍其父姓。沒其夫稱乎。景願先生應時改定。一辭之贊。不爲無益也。死罪死罪。

答毛大可先生書

荒文樂人彈射。惟恐不盡。先生指景行文三病。皆洞見至隱。正如疾在腸胃。發結痞穢。鍼藥所不及。而華元化獨能抽割積聚。斷截湔洗之也。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其創有不立愈者乎。洗疴去身。感激何已。至譽荒文此時已優爲退之。所期望者。須過之爾。辱褒太過。何敢當。前景與會侯明府論吳錫妻戴氏之死。作

傳者不當稱其父姓。宜曰吳烈婦戴氏。斯得之。而先生以爲非謂婦無稱夫氏者。雜引世說、東海郝夫人、婦人集、鍾氏女漢史班昭樂府徐淑以及鮑靚、蘇蕙、桓少君、謝道韞、杜泰姬、辛憲英輩。不一而足。其說可爲詳矣。然景終未釋然者。蓋以尋常稱謂。與作傳辭例。固自不同也。稱謂則從本姓。類如先生說。若特爲立傳。斷未有不屬之某人妻者。卽范蔚宗列女傳可覩矣。如云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之類。此古今作傳之正體。定例也。婦必從夫。天經地義。名斯正而言斯順。既稱某人妻。然後詳其爲某氏之女。亦不沒其所自出。行文辭例。不當如是。邪。卽班昭當時皆稱大家。然後世稱曹大家。不稱班大家也。景試再舉一漢人作傳者。以例其凡。如皇甫謐作酒泉烈女龐娥親傳。娥親龐淸母也。其父則趙君安也。如先生說。奚而不曰趙娥親。乃曰龐娥親。邪。不寧惟是。上溯西漢時嚴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媼。其母不生於空桑。胡爲不著姓。乃曰嚴媼也。又上溯之孟子之母齊姜氏。亦不著姓。千古皆稱孟母。所從來矣。昨辱賜書。第舉後漢劉長卿妻刑耳守節。朝廷旌其門曰行義桓鞏一事。謂可比例。景愼思之。亦實有故。蓋原劉妻無忝所生之心而爲之旌。故變常例稱義桓。觀其告宗婦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五吏以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於是沛相王吉上奏高行。故顯其門閭。而號曰行義桓鞏。以此也。我故曰此以義起。不可爲例。鄙見如是。未審可否。茲事關係殊大。如義有當發明。更望賜以藥石。景再拜。

與毛稚黃先生書

辱賜思古堂集讀潮賦書後一篇大怪久之疑非先生之行與其言爲盛德累不細故敢以白景聞之儒之爲行也其坐起恭敬言必誠信行必忠正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禮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先生服習道德久且老矣偶然觀潮尚非玩物喪志獨奈何逼岸而立潮至不避以可愛之軀昧垂堂之誡釋千金之重等鴻毛之輕浸假而天吳不仁冐母肆虐遂辱先生於溟渤茫洋之中若之何縱有天幸如呂梁丈人入而復出然所失固已多矣洪範五福載考終命而知命者不立乎巖牆屨韄沾溼潮轉而退危乎危乎葵猶能衛其足何先生之知不若葵也士君子處世不苟爲同亦不好爲異彼慄者笑者孰愛我邪不以咎悔乃更欣然自得且曰卽潮拍我去我將執銀鞭隨伍公後逐潮去來自不惡何避爲噫此不過大言以愚衆耳先生其信能然邪夫心不存愼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是古所謂庸人之儀者非所望於先生昔子貢觀於蜡而不樂曰一國之人皆若狂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非爾所知也雖然一日可何乃十日爲期來年又約率其讒子弟以縱欲極娛賢者之爲愚夫則之佚游是好遂成風俗狂孰甚焉乘危徼幸不仁見險不止不智違衆立異非禮也恥過作非非義也譸張爲幻美言以市非信也要是嗜奇太過未可以訓宜亟刊落此篇毋惑後人死罪死罪景再拜

勸友改過書

足下毋自怙過謂其細已甚不足責也細行不矜終累大德責善朋友之道也王孝逸樂聞過而凌敬樂

逢善人。足下其勉之矣。足下日日晏起。而馬行不疾。輒鞭之。僕流汗狂奔。至於疾發。曾謂平日講道論德。以聖人爲期者而有是乎。夫聖人不可卒學。宜學賢者。以至於聖人無難。仇覽、管寧。漢之賢者也。文中子隋之賢者也。郭泰常問覽曰。子亦有過乎。曰。吾嘗飯牛。牛不食。一搏牛耳。管寧渡海遇風。舟將覆。危坐自省曰。吾嘗一日科頭。三朝晏起。豈爲是乎。而中說記文中子不乘悍不奔馭。以是觀之。足下何謂無過。適足下屬書齋聯因書曰。過也。如日月之食。復其見天地之心。日鑒在茲。可以長善。

答弟又程書

程八來淮。得弟書。知兩大人善飯。歡喜無量。弟授徒正須刻苦。何乃窮餓爲憂。吾廣弟意。憂有甚於此者。正在不窮不餓耳。古來王侯將相。勃興窮餓。不可勝數。惡有士不困厄而能激者乎。吾嘗自喜生平有十大幸。惟一不堪。最貴男子身。一、不爲商賈人。二、親慈弟恭。門內肅雍。三、生於山明水秀之區。四、性嗜讀書。喜屬文。五、人或形殘。吾官骸完。六、人或惡弱。有罷癃之疾。吾天姿剛正。又健無病。七、生當太平。八、所主皆賢公卿。九、存心利濟。十年奏記。活千人以上。不可計。十、一不堪者。窮餓爾吾。即無一幸。而老死翳桑。亦命也。猶安之。況不堪者少。而所幸至多。吾豈能以其所憂之小。而易吾所樂之大哉。且古來齧雪吞氈。如蘇屬國。糜餌釜魚。如范萊蕪。三旬九食。如陶彭澤。其餓濱於死。然其死也不以餓。而趙主父。齊王建。周條侯。淮南厲王。鄧大夫輩。宜萬萬可以不餓。而卒餓死。其他甘餐美食。豢畜一生。與草木同腐者。萬億而無算。人貴自立耳。窮餓何傷哉。少壯眞當努力。斷齏畫粥。惟恐失時。贏糧躍馬。逝不可追。乙丑良月朔日。

上總漕徐公薦顧秀才狀

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今自丞尉之微雖國有顏子亦無繇知其姓名治不古若奚怪哉迺若尸大位養尊優以簿書期會爲務不知下賢之禮士之賢者亦恥由於其門是以草茅高簡傲之名而公府鮮勞謙之美上與下交失之子游之宰武城宓子賤之治單父皆賴賢人而成功不寧惟是雖堯舜之聽天下亦孰不務求賢以自輔乎周公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不多才藝哉誠欲得士之用也是故孔子曰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此道至於今不廢今執事部下諸生山陽顧諟經明行修人倫綱紀執事既嘗重其名矣誠欲見之宜以賓禮先不可以部下諸生遇也有謂此生可召而致幕府者其言頗誤執事執事卽欲見無由矣昔李彊爲益州牧喜曰吾今得嚴君平矣揚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竊見執事能勞謙者也故敢以此言進伏靳師孔子之說而法堯舜周公子游子賤之所以治求百福之宗神明之主敬禮君平亡爲子雲所笑其於古道殆庶幾焉謹上狀

解春集文鈔卷第七

題跋

御書跋

康熙癸未春皇帝閱河南巡遂省方至江浙駐蹕武林御書聖製初夏登樓臨水七言絕句一首題與詩共三十四字特賜翰林院檢討臣毛奇齡時年八十一矣苟非宿德舊學久注帝心惡能致此昔唐太宗嘗賜飛白於馬周不過十許字宋太宗書玉堂之署賜蘇易簡不過四字即宋仁宗以飛白書鐵御史賜吳中復理宗書翁和堂賜韓祥書南谷賜鄒應龍孝宗賜石湖之號於范成大亦厪三言兩言耳彼皆宰輔侍從而所獲止此然且史官書之傳中以爲榮寵而檢討臣奇齡乃得此於聖明遇何隆邪草野臣景幸瞻奎光敬爲之跋幷望毛氏世世萬子孫永保此不顯休命

書齊風載驅詩後

載驅詩曰齊子豈弟從來訓詁諸儒謂當讀爲齊子闓音開闓音亦鄭箋云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爲闓古文尚書以弟爲圍圍明也說文云闓開也夫上言發夕刺文姜之從兄宣淫自初夜而來則載驅薄薄如是之急且捷也此言闓闓謂文姜既遂所欲至侵明而去則垂轡瀰瀰如是之舒以緩也詩人立言其次序井井風刺昭昭不可易如此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圍者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圍而鄭依之下至

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闔明發行。則不得讀以如字也明矣。傳曰。豈以彊教之弟以悅安人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大雅澗酌卷阿諸詩。凡稱豈弟君子。乃人臣尊君之美稱。而以目淫亂之人。可乎。乃曰。言其樂易。正以愧之。則是貞可目爲淫。淫可目爲貞。褒亦不足榮。貶亦不足辱。奚示勸懲天下。夫歷經此五名儒之所校定。其理明義精如是。今學徒猶不從之。必如字讀。予故於此有憾焉。有憫焉。悼經義之弗明。傷古學之不復也。後有篤信好學君子。庶幾聞予言而有考焉。

書項羽本紀後

司馬貞謂項羽不宜登本紀。宜列世家。或又以爲列項羽本紀於漢高之前。此司馬遷不以成敗論英雄。彼其說皆非也。作史之大綱在明統。周有天下。秦滅之。而統在秦。秦有天下。楚項羽滅之。而統在楚。楚滅。而天下之統。乃歸漢耳。羽入咸陽。殺子嬰。燔秦宮室。於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己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然代秦而號令天下。則既五年矣。此五年之統。非羽誰屬哉。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君。君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統。當是時。羽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是漢爲楚所立也。漢之爲漢。君天下而一統者。且四百年。然卒遵羽是封之名。以爲有天下之號。而不敢易。猶謂漢不承統於楚。得乎。則項羽宜登本紀。宜列於漢高之前。統在則然。亦作史之例則然。而猥云史遷不以成敗論英雄乎哉。

書項羽本紀後二

或謂項羽雖將五諸侯滅秦。而羽本紀仍書漢之元年。是天下大統。史遷不與楚而與漢也。是固然。然春

秋之法。有名與而實不與者。是故其人躬行弒逆而爲君。則直書其弒君。而仍不沒其爲君之號。於是史遷作項羽本紀之權衡起矣。羽既滅秦而暴興也。則登之本紀。而不沒其爲君之文。羽惟放弒義帝而自立也。則以漢紀元。文與而實不與。所以彰其弒君之罪。是固春秋之遺法。而史遷用之義竝行而不悖也。不然秦漢以還。簒弒而君天下者多矣。史概絕其統乎。吾知雖董狐復生。亦必直書其弒。而不沒其爲君。曾謂五年爲政之項羽。業已宰天下。封王侯。顧欲削其本紀。而降爲世家可乎哉。卽如司馬貞之說。羽旣身屠國滅。子孫無噍類矣。尙何世家之有。

書蓋寬饒傳後

吾乃今而知漢宣不及孝文遠矣。孝文時。天下治安。賈誼少年。無故至於痛哭流涕長大息。而不以爲怪。今觀宣帝之罪司隸校尉蓋寬饒奏爲者。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帝以爲怨謗。論大逆不道。如法。而寬饒自剄北闕下。嗚呼。漢廷剛直公清如寬饒者。老成有幾。所言又切中當時之病。特以言語細過。借名殺之。其他趙韓楊皆不得其死。宣帝於是爲濫刑矣。或曰。宣天下誠非人臣所宜言。寬饒自有過耳。曰。客獨未讀孝文答有司請豫建太子詔乎。曰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以是觀之。寬饒何過之有。且孝文除誹謗詔。祝詛大逆猶宥之。況寬饒引經論古之言。何爲不道哉。雖然不惟宣帝賢如光武猶不能容韓歆而貶桓譚。明如唐太宗。踣魏徵碑而殺劉洎張蘊古。此以知納諫

之難矣。況後世人主賢明。不若宣武文皇什伯者乎。吾是以嘆孝文誠仁君也。

書馬援戒兄子書後

吾嘗上下古今。而歎行不逮言者。何多也。其有見賢思齊。動則違之。欲益反損。爲世悼惜悲夫。馬援以兄子嚴敦竝喜譏議。故在交趾還書誡之。其言可謂深切著明矣。吾謂義在不言人過。則不必更譏杜季良。不譏季良。則季良之仇人。何由藉口而訟於帝。而梁松、竇固叩頭流血之恨。何自而成哉。且方誡其竝喜譏議。而乃復以季良輕薄爲口實。是亦好議論人長短。而輕加是非者也。夫既曰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而已則肆談之。烏在口不言人過乎。至言愛重龍伯高。願汝曹效之。吾謂援實未能效伯高。以召蓋苡之讒。而受梁松乘驛責問之辱奚以明其然也。松帝壻貴重。援倨受牀下之拜。又執雖尊禮無不答。是謙約之道。違於伯高者一。及征五溪。謂友人杜愔曰。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蓋已畏梁竇之讒。而又不密宣言於人。使彼益忌。是敦厚周愼之道。違於伯高者二。且夫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不智。彼梁竇者驕寵已久。援教之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不惟盡言招過。亦昧括囊之義矣。是口無擇言。違於伯高者三。援自征交阯還。年已衰暮。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必欲馬革裹尸。何其可已而不已邪。臧宮願以五千騎立功南單于。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況援自請擊烏桓。既無功歸。及聞武陵蠻寇臨沅。又自請行。兵凶戰危。而援嗜之。卒爲疾疫困。安在其有威也。是其違於伯高者四。蓋援所愛重而願效之者。猶相違背如是。故君子貴乎不言而躬

行。

書歐陽子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後

陳執中爲相。嬖妾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而范鎭乃云。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若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則歐陽子此書所斥邪佞希合者。蓋鎭也。夫宰相寵一妾而敢於殺婢。其事亦不爲小矣。薄昭帝舅。坐殺漢使。迫令自裁。梁孝王子濟川王明。坐殺宦者。廢徙房陵。趙繆王元。亦坐以刃賊殺奴婢子男。身死國除。皆所以重人命而罪專殺也。宰相妾敢爾邪。又觀建武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大哉王言。宰相之妾。既可倚勢殺無罪之婢。則宰相之妻。愈可以倚勢殺無罪之奴。而凡爲天子宰。又可殺無罪之人。爲天下君。又可殺無罪之士。如此而尙能和陰陽。熄盜賊。平獄犴。邪且家之不齊。尙可以相天子理天下邪。使其君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很愎之執中。而甘心焉。曾是以爲等級明。堂陛辨。邪甚哉景仁之蔽也。今不明正其罪。以助爭臣。反巧言希旨而庇愚相。宋史猶云識者譏之。何其顚倒是非。如是甚也。而歐范之優劣定矣。

書尹洙與延帥論事狀後

歐陽公嘗稱尹洙爲文章簡而有法。通知今古。予讀其河南集二十七卷。信然。嘗歎師魯之才。四十七便夭死。年壽不永。且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子四人連喪其三。而其身終以貶死。何其文人多窮

如是災迍甚也。疑其或有隱慝致然。及觀其與延帥論事狀。乃信吾疑果不誣。其狀曰用刑寧失於重。不當失於疑。昔張尙書王文康在蜀。犯盜者多死。失於重不害也。曹武穆苑振武。以疑而用刑。則人皆疑其罪。故不若輕罪而加重辟也。嗚呼忍矣。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傳曰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若之何輕罪而加重辟也。此其言豈不干天和觸神怒哉。且又因劉滬董士廉城水洛。違其節制。輒諭狄青攝二人下獄。將以軍法斬之。則其天姿刻薄。必過剛而果於殺者。劉康公有言。盛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師魯之謂與。凡爲文人者。居心仁。發言恕。行事寬厚。和平。天必降之福。當以師魯爲鑒戒。

書包孝肅彈宋庠疏後

包公拯彈宰相宋庠疏曰。昨具劄子論列宋庠。自再秉衡軸。首尾七年。殊無建明。略效補報。而但陰拱持祿。竊位素餐。安處洋洋。以爲得策。且復求解之際。陛下降詔未及斷章。庠乃從容遂止其請。足見其固位無恥之甚也。讀之流汗。庠固素有才望。不愧科名者。秉衡七年不爲久。無所建明。未爲罪。又求解不得命乃止。而包公直以固位無恥斥之。抑何過之深也。假令當時宰相才望科名不及庠。秉衡不止七年。而又擯權納賄。貶賢逢君。無所不至。不但略無補報而已。則包公更將何以奮其筆舌乎。觀其疏曰。執政大臣。與國同體。不能盡心竭節。灼然樹立。是謂之過。宜乎當黜。不必指瑕末致罪名。而然嗚呼。乃今而知執政者。苟其罪不止於瑕末。職不止於循默。久貪大位。塞賢者路。彼固包公所不齒者。又何足以辱公之筆舌

哉.

書張氏家藏紹興二詔後

南都失守.餘燼在閩.方震孺仲子惟馨上封事曰.蕭王爲將而不爲天子.此光武所以復舊物也.宋高爲天子而不爲將.此紹興所以終南渡也.時謂名言.今予觀張忠獻公浚、宣公栻紹興詔勅二通.鋪張文具.揚揚如治朝.因是有慨於趙宋南轅之不北也.方秦檜枋國.銳意主和.公志不申.及孝宗立.倚公如長城.方建恢復.又爲湯思退尹穡諸姦所中.舉朝皆婦人.雖百忠獻父子奚益哉.南軒理學.媲美程朱.其進言於孝宗曰.陛下上念宗社之仇.下憫中原之苦.宜稽古親賢以自輔.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而志卒不就.蓋天心厭宋久矣.或曰.李伯紀、宗汝霖.南宋之所以始也.文宋瑞、陸君實.南宋之所以終也.或曰.汪伯彥、黃潛善.南宋之所以始也.賈似道.南宋之所以終也.吾則以爲忠獻父子繫乎南宋賢姦終始之中.爲興衰存亡一大關鍵.顧用與不用耳.而卒若此.何其悲也.乃朝更四代.年閱五百.世傳十九.而二詔光景如新.不與趙宋之金匱寶書.天潢玉牒.同其泯滅.不可謂非忠義之流澤長也.

書宋濂傳後

開創之君.往往英武有餘.而文學不足.及天下既定.爲大臣者益宜講明道法.勸之從事詩書.俾曉然知古今治亂興亡之所由.不當阻其讀書好學之志.明高皇問宋濂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人不專講誦.君人者兼治教之責.以躬行率之.則衆肯化矣.夫勸之躬行是也.謂不專講誦非也.且

三代以上實有載籍。如周禮外史之職。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而謂古無載籍。人不專講誦可乎。大學誠正修身之功。必先格致。未有講誦不精。而遽責以躬行者也。高宗不云乎。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高宗既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則必實有載籍講誦之事矣。傅說亦云。學于古訓。乃有獲。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此皆古有載籍。君專講誦之章明較著者。先是洪武元年。帝御端門。口釋黃石公三略。濂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畢具。願留意講明之。此眞大臣以道事君之言也哉。

朱陽書院志跋

柘城竇太史靜峯先生。爲中州理學正宗。身肩道統。蓋繼湯尚書潛菴先生而起者也。康熙庚午。先生丁內艱。讀禮家居。善述父志。始建朱陽書院於朱襄氏故墟之陽。闢殿三楹。祀孔子。中建講堂。而翼以存誠、主敬、居仁、由義之齋。講堂左右。夾以友善、寡過之堂。李中丞又助建藏書樓於其後。先生每月集邑子弟講誦其中。理學之盛。繼美嵩陽。宋元嘉十五年。立儒學館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後世建書院。蓋昉此。嘗考趙宋初年。學徒講誦。則有廬山白鹿洞。及嵩陽、嶽麓、應天府（即睢陽）四書院。外又有茅山書院。時猶未建州學也。仁宗景祐四年。始詔潘鎮立學。慶歷四年。始詔州軍監各立學。於是置教授焉。訓導諸生。掌其課試。而糾正不如規者。往往聽有司薦本處舉人有德藝者充之。神宗熙寧六年。詔諸路學官。委中書門下選差。至是始命於朝廷。若試教官。則始於元豐。添差教授。則始於政和。而最初州守建學。聚徒請師充講。

則自眞宗乾興時兗州守臣孫奭始也自後晏殊知睢州興學校延范仲淹教士昉此故宋世講學盛而義理明眞儒輩出道統有傳濂洛關閩直接洙泗今書院之建所在多有然惟嵩陽朱陽爲盛是何也一則耿先生逸菴主之一則竇先生靜菴主之也故曰經師易得人師難遭周子曰師道立而善人多豈不視乎主教之人哉

巧用篇書後

嘗讀老子聖人無棄人無棄物之說而善之其言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故孔子見不賢而內省擇不善而改之皆是道也書不云乎學無常師主善爲師今橫逆洊加侵侮備至皆所以振我也蒼松勁柏凌霜不凋蒲柳搖落久矣亦視乎所受哉張伯饒遺勅諸子曰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至哉言乎可爲知道者矣兩美相處未足以達材兩玉相磨不足以成器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之謂也

書野客叢談後二則

王子勉曰續釋常談引談藪高祖謂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以證俗謂口臭之說僕謂前此應劭官儀載刁協年老口臭帝賜雞舌香使含之奏事此猶未也又前而漢高帝謂柏直是口尙乳臭則口臭二字其來又遠不可引六朝爲證也此說是矣然景案吳越春秋越王從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亂其氣則口臭二字其來益遠不可但引漢高語爲證也王子勉曰太牢者謂牛羊豕具少

牢者。謂去牛惟用羊豕。今人遂以牛爲太牢。羊爲少牢。不知太牢有羊。少牢有豕也。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卿大夫少牢。士以特豕。又曰特羊。今士大夫往往循俗承用。不以爲非。嘉祐雜志載常禹錫判太僕。供給享太牢止供特牛。而不供羊豕。然則流俗承誤如此。觀唐人呼牛僧孺爲太牢。呼楊虞卿爲少牢。東都賦太牢饗註牛也。知此謬已久。景案國語觀射父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是必牛羊豕具。而後謂之太牢。單牛則稱特牛。乃前漢書外戚傳。孝成許皇后上疏。有云。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可見以特牛爲太牢。西漢時已然。唐人承誤。不足怪也。

說餅書後

毛子稚黃作說餅。或誚爲佛學。毛子曰。噫。此太極之理也。通於佛耳。予謂此乃老氏之學也。道經所謂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又德經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故或謂太虛爲虛。程伊川曰。無非理也。唯理爲實。而毛子說餅大旨。又本老子無用篇。其云。餅止空亦止。餅行空亦行。餅完空存。餅毀空不亡。即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之說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善乎韓退之之論儒墨曰。辨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予於老佛亦云。

書延熹華嶽碑後

漢華嶽碑書於桓帝延熹八年。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書佐新豐郭香察書。唐徐浩古迹記。以爲蔡中郎書非也。按邕傳云。桓帝時。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召之。邕不得已。到偃師稱疾而歸。閒居翫古。不交當世。則無由至華嶽書碑可知。宋洪适隸釋云。郭香察者。察位他人之書。蓋謂古碑例不書名。且謂東漢無二名故也。此其說當矣。有駁之者。謂光武中興後。詔猶遵莽制。邪雖然。予觀東漢人二名絕少。惟漢宗姓則有之。如廣陵侯元壽。廣川王常保。清河王延平。齊王無忌之屬。皆二名也。又其他劉姓間有一二。如校書郎劉騊駼。更始侍中劉能卿。赤眉牛吏劉俠卿。平原劇賊劉文河。若庶姓則一名者十而九。且以察書對市石。於義尤合。或曰。必其時實有郭香其人。明見漢史。乃可信耳。因窮句日之力。徧譬後漢書。得之在司馬彪續漢書律歷志。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等言歷元不正。太史治歷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云云。此非卽察書其人邪。以靈帝熹平四年上距桓帝延熹八年。第十年耳。十年之閒。由書佐遷郎中。仕宦常理。班固曰。安於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厥。此學者之大患也。人亦何憚不力十日之勤。而甘受千古之厥邪。

題懷素小草千文

滄浪寓公跋懷素小草千文云。接縫題款處皆用軍司馬印。初不可解。及觀大唐傳載摘勝云。永州龍興寺。乃吳軍司馬呂蒙故宅。素師浚井。得軍司馬印。每作書用以爲誌。得此解。爲之快然。景案漢太初元年

改正朔數用五於是丞相印文曰丞相之印章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補之今觀軍司馬印四字非五疑非漢印然於他處見所藏漢印有四字者有六字者乃知五字印第西漢然東漢卽不拘也何以徵之東觀記曰馬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皋令印皋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止者多云云夫伏波將軍印五字也城皋令印及丞印尉印則皆四字也此可見東漢印文有不足五字者皆不補之字而何疑於軍司馬印非漢印邪況吳稱尊改元在蜀先主崩後距呂蒙爲軍司馬時遠甚此時斷無仍遵用漢印之理或曰吳志呂蒙傳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此印不刻部司馬而云軍司馬者何予嘗攷後漢百官志云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則是漢官制有軍司馬無部司馬史蓋謂是別部中之軍司馬耳義雖小差印文無誤也又古官印皆方寸二分不甚大故各佩於綬予觀軍司馬印四方僅寸蓋古尺小也用之相接題款處若今之私印然不知此實古時官印稽古乃知耳但蒙乃汝南富陂（後漢作波）人永州漢零陵郡何以有蒙宅傳言蒙爲廬江太守討賊時劉備令關羽鎮守荆州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則永州乃蒙往來駐軍地軍興倥遽失其故印不足爲異懷素本零陵僧今永州城東有其塔旁有墨池筆冢浚井得印決非誣妄或曰蒙既爲太守奚尚存軍司馬印而失之曰六朝以前每一官一印故漢人有十腰銀艾者桓元時孔琳之始建言請衆官積用一印無煩改作然猶不從觀梁天監十五年王瑩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將拜印工鑄其印六鑄而龜六毀既成頸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

亡。此亦可爲一官一印之證。至隋唐始惜金銀銅炭之費。自是官用一印。相仍至今。蒙時必佩新印。解故印。故失之耳。無可疑者。歐陽公集古目錄序云。幷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予故具論之。以俟稽古者有所考焉。

書梅花詩序後

予序徐孝先梅花詩。謂其立不拔之節如梅。或曰。徐先生亦幸無人知。故得以完節終。使其爲卓操所賞。迫而致之。有不爲蔡伯喈荀文若乎。此言非也。先生明末一諸生耳。未嘗受祿當位。有必不可出之勢也。然且因親之喪。服素終身。非其所見明而志先定。曷能然乎。魏叔子嘗論臥龍未出時。惟德操數人知之。使天下盡知。則將爲羣雄物色網羅。豈能晦遯隱忍。以待劉氏之興哉。吾謂其言亦非也。孔明何如人哉。王佐才也。同時如彭羕且曰。足下當世伊呂也。顧自比管樂。何居。管子尊周攘夷。而樂毅則大復仇之舉者。固知漢賊不兩立。志已定於隆中矣。故非遇昭烈。孔明決不仕吳魏。夫既賊視羣雄。而謂肯受其物色網羅乎。孟氏女肥而黑。蓋醜人也。猶擇對不嫁。必如梁伯鸞者始委身焉。此無他。所見明而志先定也。而謂徐先生竟同柔花弱草之可移也哉。

題園基賭墅圖

嘗觀古之人。當大事危疑倉卒之時。往往託情博弈。以示鎮靜。魏公子無忌已開其先。不自謝安始也。費禕督師禦魏。嚴駕將發。來敏就求圍基。禕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起曰。聊試卿耳。信自可人。必能辦賊。安

之與元賭墅亦猶敏之試禕與抑不惟是古人當大哀大樂死生呼吸之際亦以圍棊示度量如顧雍與僚屬圍棊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夫元歎逆知子死凶問而漠然終弈與安石既得破賊捷書而漠然終弈其矯情鎮物同也然哀之極而掌血流與樂之過而屐齒折同一變極而發及其悲喜橫決反十倍於常情不能自主也惟王景文與客棊得手詔幷藥賜死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斂子納匱中始徐以勅示客而後仰藥焉何其從容哉棊者機也機之所得有淺有深景文殆其深者與野語有之善畫者長年善棊者不延吾願世之人適其天趣以游於藝而無入於機也

邱氏家傳書後

山陽邱太史爲其大參府君作家傳其敍王父朝議公起家艱難特詳所以垂訓子孫且傳信也昔周公作詩戒成王必推本於自土沮漆陶復陶穴之微以無忘祖德而今之爲家乘者率推而大之或以遙遙華胄誣其先嗚呼作者本意將徒榮世俗之觀而已哉太史家世衣籍自始祖迄高曾暨朝議公微時皆身親其苦或疑當大參公爲兵部職方更其籍固亦易易何至今猶爾噫此殆非流俗人所能測識也昔蓋次公身爲司隸校尉而其子步行自戍北邊漢書稱其公廉如此而商邱侯太常執蒲家本戍籍子恂爲少司馬將去之太常教曰人盡以爲苦如國家何吾獨以爲辱如祖宗何卒不易觀是而大參公之心可知矣今讀太史家傳質而詳文而不誣以此遺子若孫觀肇基之艱思積累之厚繼承勿替即與韋孟

詩竝傳可也.

挺頭陀傳書後

春日予束裝將行.有白衣男子奉書一册.登堂再拜.拜已.出涕曰.先君子忠義大節.不可無傳.傳莫如先生.予禮辭不獲命.按傳.公姓徐.名繼恩.字世臣.爲明諸生.明亡.棄家爲僧.自號挺頭陀云.公十三歲時.憤閹禍遍天下.卽著宦者論以疾之.公高才.屢試不第.及甲申聞變.公痛哭於廟.率諸生三日臨.謀從山陰劉公宗周.毀家討賊.已而南都不道.馬阮誤國.公怒.作爲飛文.有然臍董卓語.戮及禍觀公志行.豈直粗糠富貴.逃空虛以明高者哉.昔羅隱不遇於唐.唐亡.乃說錢鏐討朱溫.樊知古嘗舉進士南唐.不第.乃漁釣采石江上.載絲繩維南北岸.以度江之廣狹.詣宋齊丘上書.言江南可取狀.公亦故明落魄秀才也.乃不爲樊而爲羅.非忠義根於天性能爾邪.方是時.公之友相繼爲僧者.如江道開.張秀初.吳聞詩.方密之.徐以息.奚纘聲.陸麟京輩.皆海內人舉.長往不反.予嘗觀大慧禪師之言曰.忠臣愛國之心.與生俱生.假使鐵輪旋頂.而此不可磨滅.論者乃謂釋氏之學.遠去倫紀.豈其然乎.浪丈人詩云.三千冠冕歸新主.十萬袈裟哭舊君.是皆挺然不拔者.予謂此一勝國挺頭陀.幾可與亡金陳和尙爭烈矣.傳公者實繁有徒.今子行急.振筆書傳後.聊用塞孝子之望.

解春集文鈔卷第八

淮南子洪保

洪保者何。馮子讀閻子尚書古文疏證而作也。儒者之學。莫大乎正經而黜譌。今文尚書爲晚出古文淆亂。其閒莫之或正。儒者之恥也。閻子唱之。馮子和之。其義大安。故曰洪保。閻子、晉產也。馮子、吳產也。一西一南。地之相去幾千里而作合於淮南。以卒其業。豈非天哉。故亦號淮南子云。

二十八字駁舜典本一篇。爲姚方興二十八字所橅斷。閻徵君尚書古文疏證第六十五言今堯典

班固漢書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云云。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疏證云。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狩。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王忘聖道。此皆堯典舜典二合爲一之根證也。孟子以二十有八載四句爲堯典正同。竊怪朱子不信孔書。而於二典原合爲一處。猶未加討論。集注但云。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見猶未徹。又案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于上帝。至格于藝祖用特。亦曰堯典。不曰舜典。蓋爾時雖孔書已出。未列之學官。故臣下章奏。亦莫敢據爲說。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此可見孔安國止名堯典。無舜典。自姚方興之二十八字出。始析而二之。以迄於今不易。無論其字字剽竊經史。如鄭曉、胡渭生所云。鄭端簡云。曰若句襲諸篇首。重華句襲諸史記。濬哲掞詩長發。文明掞乾文言。溫恭掞頌那。允塞掞雅常武。玄德掞淮南子鴻烈。乃試以位掞伯夷列傳。胡朏明云。升聞二字。又掞大戴禮記用兵篇。即橫隔二十八字於中閒。試思帝曰欽哉何以蹶然而止。愼徽五典何以突如其來。不可通者固多矣。景即遷書五帝紀而論。知二十八字之爲僞造。其當黜去無疑也。何也帝紀於舜飭下

二女于嬀汭．如歸禮．堯善之．下卽云．乃使舜愼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文氣連注．如水之流．誠所謂雖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斷者．便知安國古文．堯典止一篇．合舜典在其中．且無此二十八字明甚．姚遷五帝紀．尙維采春秋、國語、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孟子、百家語成文．所謂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者是也．夫他說尙采之．信堯典有此二十八字．豈反刪而不錄．邪．遷明云余幷論次．擇其言尤雅者．著爲本紀書首．如此二十八字．出入經史．猶謂其不雅邪．自塗廩穿井．以及思舜鬱陶．瑣瑣事蹟．無不畢載．豈有高文典册．又弁舜典之首．削而不錄．獨何心哉．知本無此二十八字決也．大都依託古人書．出自某人者．卽其人自譏無疑．予嘗爲之說曰．張霸之獻百兩篇．卽霸之僞造也．梅賾所上之古文尙書．託始鄭沖．卽沖之僞造也．姚方興所得之舜典二十八字．卽方興之僞造也．善乎朱子曰．陰符經．決是唐李筌所爲．何故自筌說起．便行於世．某向以語伯恭．伯恭亦以爲然．此其識見甚卓．而山陽劉廣文瑾字超宗之言曰．欲黜僞古文．請自二十八字始．可爲先得我心矣．

蘇子由古史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孔子處．以爲決非莊子之言．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朱子亦言莊子此數篇甚俚．此其識見最高明．攷據甚精密．如舜典二十八字．正所謂後人截斷本文攙入者也．信孔傳舜典舊有此．奚以直至齊蕭鸞時始出．而又直至隋開皇初購求始得邪．

然觀書序．原有舜典逸書．及汨作九共槀飫十一篇．皆爲舜事．閻子曰．此卽後代作史法也．史有本紀．

爲一史之綱維。猶書有帝典體以謹嚴爲主。故堯典所載。皆用人行政大者。其他節目。如設官居方。別生分類。則散見汨作諸篇。蓋卽後代志與傳所從出也。近作史者。舉凡志傳之瑣事冗語。悉羅而入於本紀。尙得謂諳史家體要哉。

吳氏謂肇十有二州一節。在禹治水之後。其次序不當在四罪之先。蔡傳則云。蓋史官泛記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記先後之序。其說是也。觀史遷帝紀肇十有二州決川。亦在象以典刑之先。一如帝典次第。未嘗異也。予最愛其惟刑之靜哉下。詳述四凶獲罪之由一段。而曰於是舜歸而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云云。方是春秋紀事之體。自與尙書紀言者不同。

二十八字駁二

馮子曰。甚矣姚方興之二十八字。陋且固。而其爲禍實大以深也。卽欲橫截二十八字於其中。析帝典而二之。夫獨無其法乎。使此二十八字者。攙入四海遏密八音之下。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前。世卽有明知其非眞。夫誰敢議。蓋舜落而堯之巽位正。其終。格于文祖而舜之卽位正。其始。於是焉攙入二十八字。弁舜典之首。何不可之有。爲其於義無害也。爲在蒼降二女之下。愼徽五典之前。而遽曰古帝舜哉。或曰。稽古云者。以後史追記前史。似不嫌稱帝舜。不知此正與晚出之湯誓泰誓諸篇。於南巢未放、太白未懸之前。卽稱王曰、同一手筆。古史臣寧有此等書法邪。比卽律以朱子綱目書法。亦與君非正統正系。則分注細書之。及僭帝恆稱主之例相應矣。彼但知襲諸篇首爲文。謂與帝堯一例。不與大禹一例。乃合於典

而非謨。而不知其有乖大義。入於僭篡。至此極也。又案綱目改元例注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卽位。改元建興。而通鑑於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卽稱建興。凡若此類。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尤大。故今正之。汪克寬綱目考異曰。今刊本癸卯章武三年。書後主建興元年。而不載章武之年。然唐中宗景龍四年六月。睿宗卽位。是年仍書四年。而分注睿宗景雲元年。至次年書睿宗皇帝景雲二年。則建興元年。疑誤。蓋綱目所書。皆春秋之法也。而謂孔子刪書。乃存此等僭亂之文。以昭示來學。三綱奚以明。九法奚以正。不特誣舜。且誣孔子矣。侮聖言。非正法。惑亂後世。爲莽操輩藉口。其害匪細。夫孟子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稱相明其爲臣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言避不敢當君也。及朝覲訟獄謳歌皆歸。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果若史稱帝舜於攝政之時。是篡而已矣。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堯在而舜帝。其謂之二天子與。其不謂之二天子與。吾今而知此二十八字也者。乃魏晉六朝革命之秋。陽稱禪讓而陰行簒奪之護身符也。禮絕常典。君在卽眞。彼將曰虞舜實然。嗚呼。禍萬世之人心易兩閒之定位。充塞仁義。而公行亂賊。自此二十八字始矣。邪說之害。烈於洪水。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豈不以此也。與堯老而舜攝也。非帝也。曰帝舜則非攝也。舜旣爲天子矣。又率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孟子有以斷斯獄矣。

太史公五帝紀。於弟放勳立。是爲帝堯。於是首揭帝堯者三字。正其稱也。篇中言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者再。曰權授舜。曰卒授舜。一筆不苟。末采孟子語。而終之曰。是爲帝舜。於是首揭虞舜者三字。不蒙上帝字。愼其稱也。因歎太史公此等書法。卽何異春秋綱目。非僞讖二十八字者所能夢見。

駁蔡仲之命序中七字

尙書古文蔡仲之命。其篇端之序。依附左氏定四年傳祝佗語。其僞固不待言。予尤怪其略一作異。便露破綻。如羣叔流言乃致辟七字。不特與左傳異。且與今文金縢大誥異。又與豳風周公居東諸詩。情事大異。是可怪也。周公聞流言。卽避居東。所謂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是也。於是居東二年。東人喜得見周公。而作伐柯、九罭、狼跋諸詩。其後罪人斯得。公作鴟鴞之詩以貽王。王因風雷之變。見金縢之書。乃禮迎周公歸。於是管蔡懼。遂與武庚叛。乃命周公東征。作大誥。此其次序明見詩書可考者。卽祝佗雖約其辭。必云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此三語。殷叛在其中。王討在其中。正與詩書相表裏。僞譔者妄易以羣叔流言乃致辟。夫一聞流言。而卽致辟。此後世猜忌骨肉。忘行誅戮者之所爲。而謂聖人爲之乎。（說詳金縢蔡傳。）蓋緣孔傳誤解金縢弗辟辟字爲刑辟之辟。此遂撰以致辟二字。又連上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之文。直似周公不奉王命而一聞流言。遽致辟之也者。無怪乎與大誥不合。且與祝佗王於是乎殺管叔之文不合也。（南史何敬容傳。免職。冀其復用。謝郁致書戒之曰。昔流言蔡至。公且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未有嬰時釁而求親者也。此見六朝時人。亦未有誤解金縢弗辟爲致辟之辟者。）卽溷稱羣叔亦未當。孟子曰使管叔監殷。又曰管叔以殷叛。可見權在管叔。罪在管叔。實戎首也。故管叔則殺之。蔡叔則蔡之。誅首惡而寬脅從。法固應爾。觀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及其云者。從首至末之詞。自見輕重。卽祝佗云管蔡啓商。管蔡云者。從兄及弟之詞。亦分先後。今僞譔者云羣叔流言。羣者同然之詞。不分誰爲首。誰爲從。奚以下文一則辟之。一則囚之。又一則降之邪。同罪異罰。史

臣紀事詳明。決無是體。僞古文第七字之異耳。而大謬戾如此。文義淺弱。又何論焉。又案金仁山前編曰。逸周書稱管叔繇而私恩。予眞不省其作何語。此無他。總爲羣叔二字誤耳。或曰。豈成王周公只欺負死人邪。予爲之撫掌。書亦但云致辟。是必因其繇而至戮之。而蔡霍俱不死。此所謂施生戮死者。與戮死以正王法。施生以全晉語秦人殺冀芮而施之。又曰。從欒氏者爲大戮。施章昭注。施尸曰施。則仁山錯認施字爲可笑耳。

閻子謂蔡叔獲罪。蓋必具於編年之史。而不必贅序於蔡仲之命。此其識見甚卓。予案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氏注云。其書春秋尚書具存者。正義云。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所書。左是陽。陽主動故。尚書記言語之事。故以尚書當右史所書。右是陰。陰主靜故。又云。春秋雖有言。因動而言。其言少。尚書雖有動。因言而動。其動亦少也。乃知蔡叔獲罪事蹟。當時自另詳記動之史。何必贅入蔡仲之命邪。祝佗謂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乃古蔡仲之命發端第一語。決無可疑者。閻子曰。劈面一喝。聞者心悸。戮其父而用其子。與他封衛者不同。若將是語綴入篇之中。勢便懈弛。況與乃祖文王並提。尤爲非類。

閻子謂蔡屬漢汝南郡上蔡縣。爲其父子所封。未聞別地。孔傳卻云。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異哉。此惟周宣王弟友初封畿內咸林之地名鄭。後徙溱洧之間。施舊號於新邑。亦名鄭。未聞蔡復爾爾。予案漢汝南郡有上蔡縣。又有新蔡縣。一統志云。新蔡。古呂國之邑名。春秋時。蔡平侯徙都此。故曰新蔡。卻與新鄭施舊號於新邑事同。孔氏豈誤以蔡平侯所徙之新蔡。附會蔡仲所封之上蔡邪。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孔傳圻內之蔡。眞謬。又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世家云。蔡叔居上蔡。

所謂文義淺薄者。除却蓋前人之愆。襲周易幹父之蠱。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襲左傳祝佗引命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襲宮之奇引周書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襲詩大雅。其他字句剽剚他書者不具論。

然而其中無有也。非淺薄而何。

尤怪唐孔氏疏直云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公四之郭鄰。至死不赦。竟刪却以殷畔一節事。故僞譔者只七字之誤。而傷害義理。毀滅倫常。且誣聖人而失事實。其害人心亂學術。如此其甚也。

不然予亦何敢鬬之。

使管叔當日但流言於國而不以殷畔。則周公亦必善全之。所謂雖有小愆。不廢懿親。是也。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猶封之。一流言而即致辟。則周公非聖人矣。故孟子欲正人心。必先於闢邪說。有以哉。

景案流言罪小。不足致辟。惟管叔以殷畔。則周公雖欲顧全私恩。不可得矣。觀破斧缺斯之詩。騷人之法廢。其何以綱紀天下。朱文公答陳亟齋千里書。須當迎刃而解。

四國變出非常。豈若赤子弄兵潢池者比。邪此而不誅。則九伐之法廢。其何以綱紀天下。朱文公答陳亟齋千里書。須當迎刃而解。

安卿有云。管叔這件事。騷動許多百姓。見鴟鴞詩。當時亦被害得猛。如常棣一詩。是先被他害。天下平平。各安定後作。其辭獨哀切不似諸詩和平。眞善道周公意中。此乃云羣叔流言。乃致辟。所謂毫釐千里。

也。文公嘗言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又言文字大題目。痛理會三五處。須當迎刃而解。此等學者於此放過不得。

論古音

古音與今音。判然大異。毛詩凡韻作某音者。乃其字之正音。非強爲叶也。焦氏筆乘所云。下皆音虎。擊鼓云。于林之下。上韻爲爰居處。凱風云。在浚之下。下韻爲母氏勞苦。大雅緜至于岐下。上韻爲率西水滸。景亦云。采苓云。首陽之下。下韻爲苟亦無與。四牡云。載飛載下。下韻爲王事靡鹽。北山云。溥天之下。下韻爲莫非王土。服皆音迫。關雎云。寤寐思服。下韻爲輾轉反側。候人云。不稱其服。上韻爲不濡其翼。騷經非時俗之所服。下韻爲依彭咸之遺則。大戴記孝昭冠辭。始加昭明之元服。下韻爲崇積文武之寵德。景亦云。采薇云。象弭魚服。下韻爲以定王國。無衣云。與子同澤。下韻爲與子偕作。作。特牲。草木歸其澤。上韻爲降上韻爲黃流在中。鳧鷖云。福祿攸降。上韻爲公尸來燕來宗。澤。皆音鐸。爲水歸其壑。昆蟲毋作。景亦云。鴻雁云。集于中澤。下韻爲百堵皆作。又載芟云。載耜。載柞。其耕澤澤。無一字作他音者。景因推此類具言之。如英今在羹。押而古皆作央音。清人云。二矛重

英下韻爲河上乎翔翔有女同車云顏如舜英下韻爲佩玉將將汾沮洳云美如英下韻爲殊異乎公行楚辭九歌雲中君云華采衣兮若英下韻爲爛昭昭兮未央之類也雄今在東押而古皆作形音無羊云以雌以雄上韻爲以薪以蒸正月云誰知烏之雌雄上韻爲訊之占夢（莫登反）九歌國殤云魂魄毅兮爲鬼雄上韻爲終剛強兮不可凌之類也南今在覃押而古皆作諶音燕燕云遠送于南下韻爲實勞我心凱風云凱風自南下韻爲吹彼棘心棘林云從夏南上韻爲胡爲乎株林株林何人斯云胡不自南下韻爲祇攬我心之類也儀今在支押而古皆作何音柏舟云實維我儀上韻爲在彼中河菁菁者莪云樂且有儀上韻爲在彼中阿之類也憂今在尤押而古皆作嘔音載馳云我心則憂上韻爲言至于漕黍離云謂我心憂上韻爲中心搖搖九歌山鬼云思公子兮徒離憂上韻爲颯颯兮木蕭蕭之類也風今在東押而古皆作芬音綠衣云淒其以風下韻爲實獲我心晨風云鴥彼晨風下韻爲（烏玄反）彼北林烝民云穆如清風下韻爲以慰其心之類也宅今在陌押而古皆作託音鴻雁云其究安宅上韻爲百堵皆作皐矣云此維與宅上韻爲增其式廓之類也（案司馬遷五帝紀五流有宅作五流有度度音徒洛反夏紀三危既宅亦作三危既度古本度作宅宅即宅也可見宅作託音迄漢猶然如揚雄解嘲惟寂惟寞守德之宅）好今在顯押而古皆作吼音（上去聲）叔于田云洵美且好（吼上去聲）上韻爲自我人究究之類也他如天古皆作聽音威古皆作隈音福古皆作必音田古皆作陳音（閻子謂田與陳同音古陳恆之後改姓爲田此謂其音之同也不知亦從其字形之同如有瞽之詩應田縣鼓周禮作應棘可見）年古皆作寧音弓古皆作經音旂古皆作斤音之類乃知字有古音音有正韻非關叶也此第就毛詩韻句

準之得什一於千百耳。其他經文字不在韻句者。宜皆別有音。今失傳矣。可勝道哉。因悟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不但改古文從今文。抑且變古音從今音。可知予於讀之二字信之也。其所以必以今文字讀之者何。蓋欲使衆人易通曉也。云爾。今使與人語。必謂英雄爲央形。南風爲寧分。威儀爲隈何。禪澤爲必鐸。天年爲廳寧。降下爲攻虎。服憂爲逼嗄。好夢爲孔捫。弓旂爲經芹。田宅爲陳託。則人盡茫然。未解作何語矣。故至漢時古文之不得不改從今文者勢也。卽古音之不得不改從今音者亦勢也。然景一人之私言。人猶未信。則請更證以班孟堅語。藝文志云。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案志又云。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乃益快然。知吾說之不孤。而閻百詩云。古音至隋唐始變。盡漢時尚存信然。

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讀之二字。千古曠解。乃知當時古字今字。古音今音。雖曰承師。亦別名家。（二句出建初四年詔。）互有同異。所以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論五經異同於石渠閣。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講議五經同異於白虎觀。皆謂此也。觀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統。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眞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是其所云剖判彌遠者。蓋指改古文爲今文者言也。所云異辭乖疑者。蓋指變古音爲今音者言也。非高才生烏能受學哉。可見通古文尚書之不易易。

與閻徵君論疏證第五卷雜書十九則

詩載馳序云衞懿公爲狄人所滅。鄭箋云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公羊傳文。先生謂以懿公死爲滅。康成已先我而作是解。雖或未可以之解左氏。要說有攸據。不妨兩存。景按杜預注云。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昭二十三年傳。何云未可以解左氏哉。

先生言十三經。經皆有傳。傳卽在經之中。如十翼傳易。三傳傳春秋。皆不待言。爾雅。書詩傳也。戴記。儀禮傳也。儀禮又自有子夏喪服傳。孟子卽謂論語之傳也可。孝經內有經有傳。其無傳者。獨周官耳。景案金仁山氏曰。周官一篇。周禮之經也。周禮其猶周官之傳與。由是觀之。周禮非經也。傳也。恨今文周官不存。爲僞古文所淆亂耳。

先生謂觀康王之誥。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召公西伯也。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將立王之右。畢公東伯也。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將立王之左。右尊於左。亦不以師屈保下爲嫌。此言殆非也。蓋周人尙左。故賈傳新書。明堂之位云。常立於左。是太公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觀傳職篇。太師之任。太公職之。太保之任。召公職之。左右之分。視師保矣。康王時。畢公爲太師。師自應立王之左。左尊也。召公爲太保。保自應立王之右。右卑也。而豈師屈保下之謂哉。何休云。質家尙右。文家尙左。故樂記周公左而召公右。亦然。

顧命正義曰。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爲領。謂若霍光以大將軍領尙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領光祿勳事是也。其人職卑。上攝高官者。謂之爲行。杜君卿謂韓安國爲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太常周澤行司徒事。如眞是也。景謂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又知不自漢始。

春秋胡氏傳謂禹自司空進宅百揆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以帝云作朕股肱耳目爲徵先生駁之曰君貳臣以爲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爲用乃泛論臣義云爾豈必股肱定屬師保乎景案左傳屠蒯云君之卿佐是爲股肱此未嘗定指師保言也然展喜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此則確指師保言也

李燾仁父言古之所謂相者一而已初未嘗使他人參貳乎其間堯相舜舜相禹禹相皋陶皋陶既沒乃相益湯相伊尹傳所謂仲虺爲湯左相者不足信也先生曰仲虺爲湯左相見定元年薛宰自述其皇祖曾居是官或出成湯一時之權制非恆法下至襄二十五年慶封爲齊左相雖亂人亦或有因於古未可知景謂殷人尚右虺雖爲左相不過如後世佐貳副倅之屬自不與伊尹等商頌云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其統於一相可知矣若周人尚左則慶封之權位重矣哉

太史公商君傳趙良引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蔡澤傳引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先生謂此皆在秦未燔書之前意所引出全書百篇中非也秦燔詩書獨未燔周史記案漢藝文志云周書七十一篇注云周史記乃知周史記亦名周書趙良蔡澤所引蓋皆史記之周書也

先生謂西京末以尚書爲備而古文舊書猥以不誦絕之景案西京末猶有寶愛古文者如杜林衞宏徐巡輩是也杜林傳云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衞宏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衞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

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觀此亦何嘗以不誦絕之者哉。況平帝時又立古文尚書。見漢書儒林傳贊。其所以星馳電逝。埃滅無聞者。斷在三國兵爭之會矣。王荊公論焚坑之禍曰。於是時始變古爲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秦何力之能爲。論尚未確。

班氏古今人表。師古稱其載古人名氏。與諸書或不同。先生云。如顧命彤伯。彤作師。虎臣、虎作龍。仲桓南宮毛。仲作中毛作髦。此或出固見古文書未可知。景嘗觀南史蕭琛傳。得漢書序傳。以爲班固眞本。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祕之。則固不但見古文書。其作漢書。且皆古文字矣。此其確證也。

鄭樵曰。易詩書春秋。皆有古文。自漢以來。盡易以今文。惟孔安國得屋壁之書。依古文而隸之。鄭玄爲之注。使天下後學。於此一書而得古意。又馬端臨曰。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注言今宗詔學士衞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楷書也。學者當別白觀之。

離騷洪興祖本。於多艱夕替之下。引徐鉉曰。古之字音。多與今異。如皂亦音香。乃亦音仍。蓋古音失傳。不可詳究。如艱與替之類。亦應韻。但失其傳耳。先生謂此卽古音也。景謂替與簪同音。僭亦與簪同音。簪一音爭。此於六書義屬諧聲。猶江河義取於水。而以工可爲聲也。小雅詩云。以雅以南。古音能。以樂不僭。古音爭。便知替字古音。從無讀仄聲者。

三百篇風字凡六見皆在侵韻內方愔反不作方戎反景案九章哀郢云悲江介之遺風上韻爲聊以舒吾憂心亦可證

先生謂韻興於漢建安及齊梁間韻之變凡有二前此止論五音後方有四聲說極詳明又曰郭舍人卽妄爲諧語漢書東方朔傳師古注諧者和韻之言也亦可證爾時無韻字景謂漢書諧語卽史記滑稽皆和韻之言而滑稽二字已見屈原卜居爾時雖不言韻卻是韻語之始晉宋齊梁間人每作韻語非詩也卽郭舍人諧語之類如南史謝靈運傳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勖以韻語序義所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此非詼諧之語而何等亦是和韻之言不可目爲詩故不曰詩而曰韻語有別謝宏微傳謝混嘗因酣讌之餘爲韻語以奬勸靈運曉一

子春讀爲奇。鄭康成讀爲掎。樵。杜讀爲樵。鄭讀爲雀。耡。杜讀爲助。先鄭讀爲藉。煅。杜讀爲俊。鄭讀爲鐏之類。不可殫述。乃知古音失傳久矣。先生云。地隔百里。音卽變異。而謂時歷千載。音猶一律。尙得謂之通人乎哉。誠哉是言也。

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以山川物產。亙千年而不變也。此言信然。景偶舉國風一二物。以驗其餘。衞詩多言桑。（如桑中桑田之類。）今懷、衞、澶、相、滑、濮等州。皆衞地也。古稱桑土之野。至今土肥宜桑。鄭詩芍藥。至今溱洧之地富有之。他如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漢武帝塞瓠子決河。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又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則淇園多竹。振古如斯。碩人詩云。葭菼揭揭。蓋河中之葭。得氣最厚。北魏信都芳爲律管。吹灰之術。得河內葭灰用之。應節便飛。餘灰卽不動也。他如唐、魏、秦、齊所咏草木禽獸。至今不易其土性。皆信而有徵。固不獨楛矢石砮之出肅愼氏爲然。（先生謂肅愼氏地。卽今寧古塔東去一千里曰混同江。江邊有榆樹松樹。枝幹枯墮入江。爲波浪所激盪。不知幾何年。化爲石。可取以爲箭鏃。榆化者上。松次之。西南去六百里曰長白山。山巔之陰。及黑松林偏生楛木。可取以爲矢。實堅而直。又有鳥曰海東青。卽隼也。）

九歌在當時人所通曉。無煩注明。景最賞此通人之言。以九歌勿使壞。書辭止此。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釋書辭如此。僞作大禹謨者。恐九歌未明。遂倒裝於前云云。）所以六經所載。多事之綱目。其詳當各有傳傳之。聖人決不若後代之饒舌屑屑。自言之而自解之也。朱子嘗言周禮中多說事之綱目。其詳屬民讀法。其法不可知。司馬職乃陳車徒如戰之陳。其陳法亦不可見。景謂此必詳周官傳四篇中。今可惜亡矣。朱子又言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形名度數。是人人通曉。不消說出。先生此條。眞

與朱子二說相發明。使七政六宗五瑞三帛及五典等。必皆一一自下注腳。如卻缺引夏書云云。此直傳而已。何以爲經。

按漢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近日有人援此以表章爲古樂經。與禮經竝配。亦小有致。景閒之先儒曰。樂經之失傳。乃其鏗鏘鼓舞。許多度數節奏亡焉耳。班氏曰。周衰禮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河閒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雖云與制氏不相遠。然其道寖以益微。卽如大司樂之九夏。乃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他如六樂九變。所爲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贏物之類。亦第言其變。而不詳其所以變。則樂之有記而無經者。時勢使然。惟孔子語魯太師樂一章。其節奏可想見。劉子念臺以爲備四時之氣。此則可爲樂經冒子。大司樂章。未足以當之。

假古題以運古事。豈惟六朝學士家有此種撰著哉。自漢以來。已有之。案藝文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云近世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文子九篇。云老子弟子。與孔子竝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黃帝君臣十篇。云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力牧二十二篇。云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黃帝。泰素二十篇。云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大禹（古禹字）三十七篇。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景疑大禹謨及五子之歌。皇祖有訓以下。必多采用之。神農二十篇。云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伊尹說二十七篇。云其語淺

薄。似依託也。景頗疑今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諸晚出古文。必多采用之。鬻子說十九篇。云後世所加。師曠六篇。云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也。務成子十一篇云。稱堯問非古語。天乙三篇云。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景頗疑仲虺之誥及湯誥中必采用。黃帝說四十篇。云迂誕依託。以上凡十三種。可見西漢時。卽有此等撰著。至於如是之多。以僞亂眞。爲晚出古文嚆矢。其源遠矣。其流毒長矣。區區孔衍之三書。王通之百二十篇。虞溥之學誥。顏延之之庭誥。夏侯湛之昆弟誥。白居易之補湯征。蘇伯衡之周書補亡三篇。較之漢藝文志所依託諸書。乃其么麽者爾。

先生謂其源自王莽之作金縢而不知漢武時。其諸書之依託已如此種種。又遠在王莽前矣。或曰。子奚以知此等書漢武時卽有。安知不在東漢邪。曰否。司馬遷非武帝時人邪。其見於列傳者。如管、晏、申、商、蘇、張、孫、吳、呂覽、孫卿子、魏公子、魯連子、虞氏春秋、等書。皆詳載藝文志。則以上十三種。皆備於漢武時可知。案志云。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吾是以知諸書之皆備也。更證以武安侯列傳。蚡辨有口學槃盂諸書。應劭注云。黃帝使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今見藝文志。所載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益知武帝時。諸子傳說。皆充祕府。信不誣矣。